

# 嘉兴大藏经 一贯别传

## 自序

鉞鏃钁钁一金而别其器酥酪醍醐一乳而异其名自其殊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灵蠢冰水也矧般若之摩诃衍而系辞则曰大衍中庸之无声臭而道德则曰至虚乃至三心不可得与绝四与无为的的然一鼎三足庸讵以彼此观耶予自脱其古槐长夜复入如幻三昧中目击藏海之沓已具乌昙之华界足履毛孔之步犹过摩诃之陶轮恍乘莽渺鸟而出六极莫知其然而然也反而执之于左契始知性天即一中之旨释氏而归之老氏而守之孔氏而贯之特教化若徂公赋芋耳第乍入吾道者只知一之所已辟而不知一之所未辟故临内外境典如失宝印而不达斯必参其别传之眼藏俾于多罗了义若推门落白也不然则三圣人乏所说果将为隐瞿人者耶果将为跼蹐人者耶惟不蕴坚白异同之士悬垂只眼庶几得金忘专得乳忘名便可语夫象先矣。

吹万广真说

一贯别传小引

三教圣贤总从一个圈子里透出性公■■■■■■■■人又说出如许注脚将无屋上架屋■■■■■■■■道人曰不然假如要到长安避不得梯■■■■■■■■彰义门瞻仰

圣人宫阙后复有人问路亦须覩缕向说这老和尚不肯只做自了汉儿他也东行西走费却许多脚跟如今坐在聚云方丈正好瞑目趺跏那管他千山万水也■■将从前经历路程举似后来行脚会得的到了长安更莫问他在齐鲁之西赵魏之比道人有一偈予万水千山在脚跟放下草鞋全没帐进门好图一觉睡且莫想到路途上敢以质之性公。

戒庵道人马易从题于■■斋之拙暇园

一贯别传目录

卷之一

儒宗

伏羲八卦原

伏羲六十四卦原

乾道变化 利贞

复其见 心乎

艮其皆 其人

故神无方 无体

百姓日用 鲜矣(上无喝斥)

大学之道章

天命全章

君子素其 得为

鬼神之为德 可遗

至诚致曲 二章

予怀明德一节(上回学处)

六十而耳 逾矩

君子不器

君子无终 于是

朝闻道夕死可矣

君子之于 与比

一贯章

宰予昼寝	何诛	夫子之文章
回也不改	其乐	谁能出不 道也
知之者	之者	饭疏食章
二三了	丘也	仁远乎哉 至矣
子绝四章		吾有知乎哉章
喟然章		可与共学章
未知生焉知死		颜渊问仁章
当仁不让于师		予欲无言章(上俱论部)
敢问夫子	四节	乍见孺子一节
颜渊曰	若是	象日以杀舜为事
殃寿不贰	命也(上俱孟子)	

卷之二

玄宗		道可道章
天下皆知章		不尚贤
吾不知其	之先	天地不仁
谷神不死		圣人后其身 身存
上善若水		故有之 为用
是以圣人	为目	致虚极 其复
有物混成	曰道	是以圣人 弃物
昔之得一	以宁	不笑不足以为道
道生一	为和	躁胜寒 下正
为学日益	为矣	为无为 无味
知不知上	知病(上俱道德经)	
何不树之	之野	吾丧我
庖丁为文	解牛	心斋
坐忘		壶子
玄珠		濠梁之上
坠车		道术(上俱南华经)
圣人之权	为道	是以圣人 去识
夫忘精神	之矣	惟圣人能神 于神
圣人御物	可拘	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上俱文始经)	

卷之三

释宗		般若心经
----	--	------

金刚大义	须菩提	应住节
九种众生	若心取法	寿者
我念过去 过者	五眼(上俱金刚经)	
若一日 不乱	一切诸佛 念经(上俱弥勒经)	
问沙门(四十二章经)	诊脉说	
维摩接妙喜国土	不二法门(上俱维摩经)	
总说	所谓杀父母 身血	
宗通说通(上俱楞伽经)		
总说	文殊章	
知是空华 轮转	知幻即离 渐次	
菩萨唯以 世间	随顺觉性	
二十五轮	修于禅那 数门(上俱圆觉经)	

#### 卷之四

总说	摩阿难顶 一节
七处征心	憍陈那悟客尘章
八还辨见	文殊请问章
识阴	同是菩提瞪发劳相
富楼那章	演若达多迷头认影
浮根四尘 等句	观音三十二应
十四无畏	八万四千首臂宝目
文殊选择	楞严咒
众生十二种类	三渐次
十信	五十五位
想举情沉	十习因六交报
十种鬼类	十种人道
十种仙	三界诸天
发真归元	魔王宫殿崩裂
五阴主人	色阴区宇
受阴区宇	想阴区宇
行阴区宇	识阴区宇
诸根互用	八识因缘说
转识说	销安逸鬼说(上俱楞严经)

#### 卷之五

总说	佛说此经已 趺坐
----	----------

尔时佛放	宝塔	不退诸菩萨	能知
五千人退席		如是妙法	虚妄
是为诸佛	于世	若人散乱心	佛道
诸佛两足	便说	舍利弗	道故
大通智胜	佛道	入如来室	来座
见宝塔品		提婆达多品	
龙女献珠		药王	菩萨

(上俱法华经)

总说		世主妙严品	
普贤	世界	毗卢遮那品	
观察十方		如来名号	六品
有胜三昧	等颂	尔时世尊	须弥
法慧菩萨	住法	十行品	
十回向品		十地品	
十一地	出现	离世间品	
入法界品		入不思议	愿品

(上俱华严经)

一贯别传卷一

西蜀忠朔聚云寺沙门 广真 着

儒宗

盘古氏由一气而继天地曰人人既生矣所谓范围天地曲成万物而造化在我故庖羲氏得之而画八卦烈山氏得之而着连山轩辕氏得之而作归戴迨乎示厥中于放勋无法之法已赘析精一于玄德非相之相龔弘嗣后禹洛汤铭交易箕畴皆从这一气源头畅达而为华梵正译耳复有一贯传心守约标于曾子浩然养气尽性倡自子思此又转语心为四卷易晁华为一指■若汉之董与杨唐之韩昌黎道学中之文章也宋之周与程明之王阳明文章中之性理也彼夫濂溪立主静之旨阳明阐良知之妙实原始反终而契死生之说者至若复五太于未形归二仪于无体吾不得而知请问诸古皇先生。

易经

伏羲八卦原(此言理也然理中含有数)。

古者庖羲氏见河马出图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故初画一爻以象太极其数为奇即天开于子也再画一爻以象地其数为偶即地辟于丑也三画一爻以象人即人生于寅也盖三画成而为干故谓之干三连也然古以一画象太极其次象两仪今曰象

太极者即天开于子者何也谓天一太极也地一太极也人一太极也三才合一太极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即天得一以清也立地之道曰柔与刚即地得一以宁也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即人得一以灵也三画既成干矣数亦为奇有奇必有偶兼三才而两之三才即天地人两者即三才中之两也即阴阳柔刚仁义也阴阳柔刚仁义其位有六故重三画而成六爻断三画而成坤故谓之坤六断也以卦言之则乾象天而坤象地干为父而坤为母既有天地必有万物既有父母必有男女盖万物男女必自天地父母阴阳变化刚柔错综所成夫错者阴阳交互也综者阴阳颠倒也始则干家错一爻于坤之初则坤变而为震作干家之长男坤家错一爻于干之初则乾化而为巽作坤家之长女次则干家错一爻于坤之中则坤变而为坎作干家之中男坤家错一爻于干之中则乾化而为离作坤家之中女三则干家错一爻于坤之上则坤变而为艮作干家之少男坤家错一爻于干之上则乾化而为兑作坤家之少女故曰干生三男坤生三女总成六子也其颠倒者即干之初爻颠于坤之上坤则变而为艮坤之初爻颠于干之上干则化而为兑干之上爻倒于坤之初坤则变而为震坤之上爻倒于干之初干则化而为巽此所以天地变化阴阳升降也天有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地有太柔太刚少柔少刚太阳为日太阴为月少阳为星少阴为辰太柔为水太刚为火少柔为上少刚为石日为暑月为寒星为昼辰为夜水为雨火为风上为露石为雷天之寒暑昼夜变物之情性形体地之风雨露雷化物之飞走草木是故震为雷巽为风离为火坎为水艮为山兑为泽故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然后万物所以生也羲氏之观图画卦者如是。

伏羲六十四卦原(此言数也然数中含有理)。

○此太极也象未形而其理已具然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故太极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为一画者二是为两仪即阳仪阴仪也两仪之士各生一奇一偶而为二画者四是谓四象其位则太阳一少阴二少阳二太阴四其数则太阳九少阴八少阳七太阴六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三画者八其位则干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八卦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四画者十六谓两仪之上各有八卦即阳仪八卦阴仪八卦也四画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五画者三十二谓四象之上各有八卦也五画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六画者六十四亦兼三才而两之八卦之上各有八卦也即程子所谓加一倍法也始以干一而至于坤八则八卦中各有其八故一一为干二一为夬三一为大有四一为大壮五一为小畜六一为需七一为大畜八一为泰一二为履二二为兑三二为睽四二为归妹五二为中孚六二为■七二为损八二为临一三为同人二三为监三三为离四三为丰五三为家人六三为既济七三■贲八三为明夷一四为无妄二四为随三四为噬嗑(四四)为震五四为益六四为屯七四为顺八四为役一五为垢二五为大过三五为鼎四五为恒五(五为)巽六五为井七五为蛊八五为升一六为讼二六为困三六为未■四六为解五六为涣

六六为坎七六为蒙八六为师一七为遁二七为咸三七为旅四七为小过五七为渐六七为蹇七七为艮八七为谦一八为否二八为萃三八为晋四八为豫五八为观六八为比七八为剌八八为坤此亦参伍以变错综其数也盖阳仪八卦在天成象阴仪八卦在地成形互相变化所以日月星辰在天变为寒暑昼夜水火土石在地化为雨风露雷故曰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然人之受生以来包此而仪二八之气二八者一斤之数也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则得三百八十四铢也配之卦爻一卦六爻六十四卦则得三百八十四爻也故曰刻漏若无差爻铢方有准人既得此二八之气则大道在吾身故周子所谓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其主静立极之妙亦不外乎变化而逆之即吾之性情形体目耳口鼻天之所变也飞走草木色声气味地之所化也虽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要其逆而复之则吾分中自有不变不化者存故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廓彻圆通灵明虚湛即此乾道之体本自无动无静因健而有动静静极复动则为情为识为六根为声色动极复静则为性为智为六通为寂定千变万化无不是此冲虚之气以正之也根身如是器界亦是故物有清浊人有智愚然愚可以智浊可以清在保合太和而已所谓利贞者盖元亨为天之通利贞为天之复也今云乃利贞可见物物皆可保和而复虚人人悉能尽性以至命矣楞伽云如来之藏是善不善因能遍兴造一切趣生譬如伎儿变现诸趣离我我所正合斯义。

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参禅之人如剥芭蕉剥一层又一层剥一层又一层剥至无下手处始得打成一片盖剥落既尽才复见其天心见吾子曰当此之时一心大定万虑冰消静固静矣然非死灰稿木之谓也要见如如之中有了了明明之中有晓晓至静之中有至动者存焉所以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者谓安静以养微阳耳然卦辞既云七日来复是则阳去而阴来阴去而阳来乃自然升降之理也何必静以养之剥以复之耶吹万曰郡子云干遇巽时观月窟此动极复静也又云地逢雷处见大根此静极复动也一动一静一呼一吸而为天地造物之消息第吾人得此一动一静之间者又是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只此至妙之道不可以有无言而亦未尝无有无不可以动静言而亦未尝无动静盖静以养之剥以复之者正齐生死为一■会万物为一府也观音大士云生灭既灭寂灭现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获二殊胜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此其见天地之心乎。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

所止之背既着则觉性绊于执持能止之心才生则妙明沉夫断灭唯无能无所非

背非心便可止而止亦可行而行也昔鲁祖凡见僧来便面壁南泉闻云我寻常向他道空劫以前承当佛未出世时会取尚不得一个半个他恁么驴年去此示非止之法也万松云所以灵山如画月曹溪如指月怎似鲁祖在水晶宫中广寒殿里披襟相见此示非非止之法也说卦以艮为山山者不动之义也即人之背亦不动也圣人借此不动之物相以喻吾人圆湛之止体非果云背也况此体不于一事一理一法一行上随顺应之而不动乃于一切事一切理一切法一切行上随顺应之而不动岂滞于一身一庭而已哉若是则以万象为一身故吾在身而不知有己也则以法界为一庭故吾在庭而不知有人也孰谓止孰谓非止。

故神无方易无体。

有一无位真人圆陀陀光灼灼赤洒洒净裸裸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谓其大兮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谓其小兮细入微尘之密而不彰其语默也翠竹黄花其步趋也行云流水此果无方之神耶抑果无体之易耶若谓无方彼其所存主者一神之所为主宰于天地万物昼夜之中然亦未尝无方也但不可以方所测之若果无体彼其所运用者一易之所成运行于范围曲成通知之际然亦未尝无体也但不可以定体执之万松云高低岳渎其转根本法轮大小鳞毛普现色身三昧瞿师罗表者睹三尺而无尽无边身菩萨穷上界而有余无一不现无一不遍无方无体其若是乎。

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寻牛须访迹学道访无心迹在牛还在无心道易寻此古人撮用归体之模范也日用事无别唯吾自偶偕头头非取舍处处勿张乖此古人即物明心之轨则也第吾人昼夜中视听言动行住坐卧无不是此妙明显现柰何在这目前诸人难睹孔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又曰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孟子曰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又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颜渊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看是甚么东西只令圣贤千言万语不止昔韦参军与僧对坐盘中置有李因问如何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僧曰请吃果子食已复问僧曰此即百姓日用而不知也韦方省诸人若在这里检点出来始信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咦。

学庸

大学之道章。

释曰性觉妙明儒曰明德同一最上乘学问第此明德不独己之所有一元方判百昌之机揆已成三有始形刹海之渊源俱浚有性无性由兹一化之门也故民之善者吾以明德之理而导之民之不善者吾亦以明德之理而导之必欲同游于非善非不善之地乃所谓之至善也此即释氏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之义夫此至善之道必以何法为所修之因亦以何境为能证之果如来谓阿难曰若于因地以生灭心为本修因而求佛果不生不灭无有是处盖不生不灭之义即止也止者纯一无杂具足清白梵行之相即清

净法身也清静法身者即自性之戒也戒即有定定者寂然不动具足无量妙义即圆满报身也圆满报身者即根本之智也曰静曰安不出定中之正受定即有慧慧者感而遂迴具足恒沙妙用即三髻化身也三髻化身者即六度万行之德行也安而后能虑也三者俱备则心无能■之必法无所修之法能所浑忘心法一如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以无所得故得之也知止为因能得为果以是而修德行道故曰君子曰圣人以是而利生出世故曰菩萨曰世尊以是而复礼故曰致知以是而克己故曰格物物即知也犹色不异空致即格也犹冰即是水乃至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莫不以此戒定慧法而为体为用也吹万曰吾以天下为一身复以万物为一心知本非知物本非物珠帘绣柱■黄鹄钥统牙播起白鸥好不正受咦。

天命全章。

易在先天无形有理无影之理即天命也在吾人谓之性从来是不睹不闻者楞伽所谓三昧乐正受意生身也日用语默动静无不是此不睹不闻的东西随顺寂照故谓之道楞伽所谓觉法自性性意生身也虽曰不睹不闻又能范围天地曲成万物通乎昼夜故谓之教楞伽所谓种髻遍现无行作意生身也三者本是乾元一气圣人得之而字之曰道是道也人人本具若声之应响而无殊个个圆成似影之随形而不变本自不能离者何尝须臾离也故大修行人行住坐卧应事接物皆是此不睹不闻的中立不倚和而不流谓之戒慎谓之恐惧第不睹不闻者即至隐至微之体虽幽也而见莫见乎隐坐微尘里转大法轮虽细也而显莫显乎微一毛端现宝王刹致乎此者故云慎独矧是独内不着空恒如如而了了中也外不著相尝晓晓而明明和也果能致此中和之妙自觉乾坤之交而为泰非乾坤泰也吾心之天地位也品物之出而最灵非品物灵也吾心之万物育也且道此心与天地万物是一是二南泉曰马大师道个非心非佛非逸禅譊篱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么道有罪过不赵州便礼拜。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顺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何以故过去已灭未来未至现在不住由此现在之心不住故于一切处随缘而不变也净名云示行慳贪而舍内外所有不惜身命似行富贵之道也示人贫穷而有宝手功德无尽似行贫贱之道也示入于魔而愿佛智慧不随他教似行夷狄之道也示入老病而永断病根超越死畏似行患难之道也古德云四大无主复如水遇曲逢直无彼此净污两处不生心壅决何曾有二义触境但似水无心在世纵横有何事见闻觉知无障碍色声味触常三昧如鸟空中祇么飞无取无舍无憎爱若会应处本无心始得名为观自在此真无入而不自得之君子。

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

大魂地魄阳魂阴魄神魂鬼魄互相动静升降而为五行之运故精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在人为精神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人为神魄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人为魄魂在



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人为魂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五行回环不已若有形也视之而弗见若有声也听之而弗闻以无形可见斯能浑天地万物以为魂以无声可闻斯能浑天地万物以为魄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造化所有皆吾魄是体物而不可遗者也华严云勇健臂夜叉王得普入一切诸法义解脱门无碍胜力主空神得普入一切无所著福德解脱门似这样鬼神不是汝等烧纸钱泼水饭的切莫认错了。

至诚致曲二章。

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沤相未起圆湛之体即诚法尘既空性觉之明自尽内无其我尽我之性矣外无其人尽人之性矣远无其物尽物之性矣赞之参之亦复如是此即释氏圆顿之法门直下见性者也若夫致曲一法又自明心而见性盖心之初动为念曲者念头起处也能知此念而非之则灵光披露本来面目恬然妙有生辉遍用真常自在此复其诚矣然寂定不可无照慧诚则有形也照慧则能显事理形则有着也即事即理而理无所碍发越真精之明即理即事而事无所乖应感活泼之动到这里识相无相真知无知物则转为我矣故曰变我尚非我心亦非心体则浑成虚矣故曰化此由渐而入顿者也如来逆流自诚而明菩萨顺至白明而诚二法相融便登妙觉果海得以证夫恒闕。

予怀明德一节。

楞严云于涅槃天将大明悟如鸡后鸣瞻顾东方已有精色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也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此声色之以化民末也古德云要观学人有余涅槃炉中灰即是德轡如毛毛犹有轮也又云要观学人无余涅槃炉中灰飞尽即是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吹万曰若论明德之体纯用声色若论明德之用纯体清净一毛孔中尚有佛刹微尘数世界何必拘拘于无声无臭也第吾人日用视听言动莫不是此无声无臭的所作为只因知而故犯尽皆当面错过了也且道不曾错过的人又向那里相见夹路桃花风雨后马蹄何处避残红。

论语

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全声是性耳不返闻全性是声听即着响所以才举话头若聚聋而鼓也文殊云旋汝倒闻机返闻闻自性盖众人只知耳为能闻之根声为所闻之境而不知更有闻闻者在焉故仲尼谓颜渊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耳顺之功盖如此既得是矣即同观音大士所证之圆通三十二应十四无畏即从心所欲之道理也古德云翠竹黄花非外境白云明月露全身头头尽是吾家物信手拈来不是尘此便是不逾矩的说话。

君子不器。

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幽随流认得性无喜亦无忧君子得此则不局于其用便证现一切色身三昧也且道如何是现一切色身三昧吹万日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眠则同眠起则同起行则同行语则同语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自是不能违我者谁能违之耶古德云行一禅坐一禅语默动静体安然纵遇风刀常坦坦假饶毒药也闲闲此便是必于是的光景。

朝闻道夕死可矣。

道可闻耶不可闻耶夕可死耶不可死耶谓其可闻洞庭之池乐鲜知谓其不可闻长舌之溪声遍晓谓其可死龙尚吟于枯木谓其不可死鹭却隐夫芦花第圣人云夕死可者诂谓道果朝闻而遂夕死者么昔曹山见纸衣道人问曰如何是纸衣道人曰一裘才着体万法悉皆如山曰如何是纸衣下事道人即立亡山曰汝只解恁么去不解恁么来道人即醒曰一灵真性不入胞胎时如何山曰未是妙道人曰如何是妙山曰不借借道人即悟至晚于方丈内趺坐而化此正可通夕死之说。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若恋静洁处静洁惹人困若恋欢闹处欢闹惹人狂如水之就器随方圆短长此真应无所住之心也君子得此而行之但见干戈林里横身色丝岂绊于跟下荆棘丛中摆手十字无关于口边便可干木随身逢场作戏去也。

一贯章。

世尊拈花迦叶破颜微笑佛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及僧伽黎衣四天王所献之钵今付于汝迦叶领讫一日阿难请益迦叶曰世尊传衣钵后外还付个甚么叶曰倒却门前插竿着盖拈花即一贯之举微笑即唯应之纳忠恕插竿又演一番公案矣吹万曰文殊无说维摩默然二大士是一是二。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于予与何诛。

阿那律陀出家常乐睡眠如来见之以偈诃曰咄咄何为睡螺蛳蚌蛤髅一睡一千年不闻佛名字律陀闻是诃已七日不眠便失其目世尊示以乐见照明金刚三昧不因眼根便观十方世界如掌中之果后证旋见旋凡之圆通但不知大予责宰予之后彼亦有此大志么。

犬子之文章章。

法眼间修山主毫厘有差天地悬隔汝作么生会修云毫厘有差天地悬隔此在文章中会也眼云恁么又争得修云某甲只如此和尚又如何眼云毫厘有差天地悬隔修便礼拜此在性道上会也盖性无体由虚与气而有其体天无形由太虚而有其形道无相由气化而有其相是道也潜天而天潜地而地在于人物故谓之性性有文章在乎所言言有性道在乎所以言以性道显文章故万物皆吾体以文章参性道故太虚皆吾用

然则可闻者青峰之语也而不可闻者法眼之宗也柏树偈曰赵州柏树太无端境上追寻也大难处处绿杨堪系马家家门首透长安吹万日水木无言冷暖知夫饮者。

回也不改其乐。

手探月窟足蹶天根闲中今古静里乾坤回既得之矣时为弱丧之穷儿明受车中之宝时为迷家之醉客暗藏衣下之珠活活泼泼任运随缘也且问如何是不改之乐吹万曰哑子吃黄连这苦向谁说。

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有三摩提名大佛顶首楞严王具足万行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路盖此路圣不为有余凡不为不足千江一月无增无减也天为之变则曰阴阳地为之化则曰柔刚人为之道则曰仁义总一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耳第吾人四大本乎一块血肉然则眼耳鼻舌者吾身之门户也及乎见之明听之听言之声闻之通者孰能为之耶吹万曰水向石边流出冷风从花里过来香有不知者莫是举头鹞子过新罗乎。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知是妄念不知是无记是道岂容知之耶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是道岂容好之耶内有喜悦外有水灾是道岂容乐之耶盖天然神息出敦化以无踈活泼关头摄川流而未起圆圆陀陀洒洒脱脱无知也无好也无乐也而无不知也无不好也无不乐也。

饭疏食章。

世尊遇马麦之难阿难白曰如来为太子时珍馐玉饌尚弗可口而此马麦何津津不厌也佛言我到这里即草木瓦砾皆成上味何啻此麦乎试观物我忘机心境一志时则流水有伯牙之琴凉飙动咸池之曲碧岫庄花开之面寒潭■月映之眉味其无味乐其非乐也何用浮云之富贵为吹万曰如来吉祥而逝之伸尼曲肱而枕之何寝止同归乎右肋布袋和尚云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度时人时人自不识。

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山谷居士往依晦堂乞指径捷处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者太史居常如何理会公拟对堂曰不是不是公迷闷不已一日侍堂山行次时岩桂盛放堂曰闻木樨花香么公曰闻堂曰吾无隐乎尔公释然即拜之曰和尚得恁么老婆心切堂曰祇要公到家耳若是岂独圣人无隐于弟子即花木亦无隐于山谷也不惟晦堂能转于法轮即花木亦可以传心也祇因当面热瞒各自昧却者多纵令然诺暂相许终是悠悠行路心那得休歇去。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昔老宿自唤云主人公自应云诺又曰惺惺着复自应云诺又曰他时后日莫受人瞒复自应云诺此欲仁仁至之道理也如世尊问文殊云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为无文殊如是世尊我真文殊无是文殊何以故若有是者则二文殊然我今日非无文殊于中实无是非二相若然者则至的就是欲的应的就是唤的是的就是非的倘能非

是非非非唤非应非欲非至则我者又是甚么东西也一掷千金浑是胆家无四壁不知贫。

子绝四章。

华严经云心不妄取过去法亦不贪着未来事不于现在有所住了达三世悉空寂仲尼得之空空洞洞纯是太虚气象母意也如如了了纯是缉熙光景母必也圆圆陀陀纯是不显工夫母固也洒洒脱脱纯是先天完越母我也体认至此则太虚与事理无碍缉熙遍不已之光先天与声臭无关不显垂悠久之德若是则意为真常必为真乐我为真我固为真净矣欲泛涅槃天须从这里过。

吾有知乎哉章。

圆觉经云譬如清净摩尼宝珠映于五色随方各现盖清净之珠无知也能映五色空空也随方各现问叩之光景也第所问既感圣人在鄙夫光中所叩既通鄙夫在圣人镜里谓两端谓非两端。

喟然章。

古德云硬似绵团软似铁六月炎天一点雪露柱灯笼笑点头哑人得梦向谁说这个喟然的光景法华■一光遍照东方万八千界上至有顶下至铁围号曰无量义光一切声闻二乘莫能测度及后三周九喻四行六记总释此光的注解耳即仰钻瞻忽高坚前后者亦若此光之莫测也夫又何以知之耶抑何以证之耶必须渐次徐徐善诱初以文字语言而示其说通继以实际理谛而指其宗通始知此理赋之于未形之先生之于既形之后起坐相随语默同居罢之不可得也参究至此则内外根境心意识相尽情扫荡若竭吾才矣久久似有一物隐隐呈露讶原来就是这个东西若有形也视之而弗见若有声也听之而弗闻若可随也从之无其后若可迎也接之无其前庄子所谓离形去智同于大通者也此不是未达一间正是颜子自注喟然中之光景耳予因标此章为小法华。

可与共学章。

迷即生悟此处即是钳锤圣必因凡何须别寻罽鞞故始学之也必先去其旧染而进修学即释氏之三增道也次而适道也则信得及矣便津津不失故适道即■氏之位也又次而立也根本不退得入真子灌顶■立即释氏之住位也继而曰行曰回向曰十地总入权巧中一法所以谓之权者即随缘不变应事接物之道也盖其学适道与立者体也实也与权者用也想其鸿荒未凿一息成万有之机霄壤既形大地尽真源之府孰为体孰为用南泉云王老师有一头水牯牛拟放溪西牧未免侵他国王水土拟放溪东牧未免侵他国王水土不如随分纳些些总不见得。

未知生焉知死。

生者非生也而生生者未尝始死者非死也而死死者未尝终庄子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善吾死者乃所以善吾生盖善吾生善吾死者理与气也气以行乎理理以

载乎气理与气而已理气相守谓之生理气相离谓之死第今之所云未知生者谓吾人日用所作所为处是生也若知得生的就知得死的便可死得若未能知生则不能知死却死不得。

颜渊问仁章。

须菩提问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颜渊问仁也世尊云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克己复礼也如是度尽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一众生得灭度者天下归仁也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非礼勿视听言动也所云如是者指这个是也住处是伏处伏的是住的即克处是复处复的是克的耳得此浑融之妙目则无视无不视耳则无闻无不闻口则无言无不言身则无动无不动借问故园隐君子时时来往住人间何碍之有。

当仁不让于师。

黄檗问百丈曰古人错答一转语堕野狐五百生若转转不错当作甚么人丈云你过来为汝说黄檗遂进闻与百丈师一掌百丈云将谓胡须赤更有赤胡须又临济见黄檗曰大愚道和尚老婆心太切檗曰大愚太饶舌待他来好与一掌临济便向前一掌云何必待他来据此二端真当仁不让也大修行人到此境界若接马驹之刀无容躲闪躲闪则丧身失命如当石巩之箭不得退藏退藏则带角披毛所谓见过于师方堪传授也。

予欲无言章。

古德云多言多虑转不相应绝言绝虑无处不通盖予欲无言者即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也如来谓之良久维摩谓之默然虽然无言无说而碓嘴磨盘犹自开花结实也复有哭金钱的小儿向前亦未免孔老子出黄檗以止之乃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正是一庵深藏霹雳舌从教万象自分说的道理昔药山久不升座院主云大众久思诲请和尚为众说法山令打鼓众方集山升座良久便下座归方丈上后随问和尚适来许为众说法云何不垂一言山云经有经师论有论师争怪得老僧。

孟子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四节。

裴休公因见高僧真仪问于黄檗曰真仪可观高僧何在檗朗声曰裴休公应诺檗曰在甚么处公当下知旨如获髻珠曰吾师真善知识也示人克的若是何故汨没于此乎若裴公者可谓知言者也宗密云元亨利贞干之德也始于一气常乐我净佛之德也本乎一心专一气而致柔修一心而成道若宗密者可谓善养吾浩然之气者也有太虚然后有气化有气化然后有知觉知觉即心也太虚之气即浩然之气也知外无气气外无知所谓知言者非知其言也知其所以言也而其祈以言之者浩然之气也何尝二耶故孟子有难言之说若知难言二字则已言之矣何得不言所以画出浩然之光景示其直养之工夫古德云一念万年去一条白练去寒灰枯木去就是这个道理第天地万物

皆由此气而化本自刚大本自充塞非实有所知而能知非实有所养而能养知无能知故云知养无能养故云养始得不害而充塞也然此充塞之妙不离寻常日用行之于义则配义故义可充塞行之于道则配道故道可充塞无是浩然之气则孰为义孰为道学者不可不知。

乍见孺子一节。

如来睹星阿难见相灵云观花道圆过涧审是四端即此乍见孺子之心也观彼气淑风温化母之灵英必露江清宿朗孤轮之素影先辉若谷语传声而不待安排似形来照镜而无容拟意正恁么时本来面目已披露矣何更骑牛觅牛耶大慧云世间离生灭犹如虚空华智不得有无而兴大悲心一切法如幻远离于心识智不得有无而兴大悲心不因内交要誉恶声而有怵惕惻隐之心者亦复如是。

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百丈幼时随母入佛殿指佛相而问母曰此是何人母曰是佛百丈曰佛与人无异我后日当作焉可见大乘根器自己灵觉不昧不假他人钳锤也回之所云得不谓之天心凡夫耶古德云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圣人法圣人不晓圣人若晓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成圣人吾想圣人是以凡夫之知为不晓故不得为凡夫也凡夫必以圣人之不晓为知故可以为圣人也有僧问大珠和尚曰如何是大涅槃珠曰不造生死业是大涅槃僧曰如何是不造生死业珠曰求大涅槃是生死业舍闹取静是生死业有证有得是生死业不脱对治门是生死业若据此一说则佛生圣凡皆着落不得百丈颜渊不免于此杜舌。

象日以杀舜为事。

象之害舜即提婆之害佛也舜为天子而封象即佛为释尊而授记提婆也在舜则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故封之在佛则以为说法之师而成我之大慈忍力者也故授记可见圣人心所同然皆等亲为一致也吹万曰镬汤炉炭可中别有清凉剑树刀山个里更无热恼舜帝释迦都在这(里去)。

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文始经曰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历久得道彼未死者虽动作昭著止名为生不名为死彼未契道者虽动作昭著止名为事不名为道以是观之则彭年不为长殇子不为短也昔有僧问老宿云生死到来时如何宿云茶来吃茶饭来吃饭此言可为修身立命之鼻祖。

终

嘉兴大藏经 一贯别传

一贯别传卷二

西蜀忠州聚云寺沙门 广真 着

玄宗

孟起王先生曰老子所贵道无为故其著书称微妙太史公谓其言至深远矣老子岂故创为异说以滋天下之惑必使人若其道而化哉亦见所独到处甚高故其言始不与世合夫天地人物始初果有乎诚无之也探造化之根源发玄微之妙旨致虚守静自有而无乃可长生久视耳至若雌雄白黑刚柔取与乃其所明御世之术恬淡无为之妙也诂未深于道者所能测识尝考轩岐氏之言曰无劳尔形无摇尔精乃可长生则所谓无为者盖自有焉而非故为异说者也又孔子问礼而有犹龙之叹升喜望紫气而授道德之书盖玄教自此始也李清庵曰今人日用中较勘这个巍巍活泼泼地不与诸缘作对的是个甚么较勘去较勘来到较勘不得处忽然抹着鼻孔通身汗下方知这个原是有家有的自历劫以来不曾变丘长春曰本来真性是金丹四假为炉炼作团又云未至真空阳神难出未至真空虽阴神亦难出据此诸老转语似与吾佛之教同门而异户也彼方士者流多以房术炉火为金丹踵息炼气为上乘按摩运转为功用复以六十四卦而配为升降年月日时而攒火候其中妄立铅汞龙虎婴儿姹女丁公黄婆玉炉金鼎黄芽白雪素练青衣十月九转之轨则而谓之玄妙者是皆背清净无为之本性觉妙明之真讹传讹受而流浪生死也纵尔成功亦不外十种之行仙难以返夫大觉故寒山斥为守尸鬼玄沙叱作魂不散的死人也昔杨道生请益于太虚元真人真人曰吾不知汝欲为方士耶欲为道士耶若欲为方士可学采战烧丹种种术法若欲为道士须体会虚无大道道生曰虚无大道可长生否真人曰虚无自然与虚空同体亦无虚空之体说甚么长年短年道生曰不有以神驭气乎真人曰饶他以神驭气也落第二义为他只在躯壳上做工夫更不去心地上下工夫传其术者又多舛谬岂不闻文始真人曰能见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忘精神者到虚极静笃处精自然化气气自然化神神自然还虚此举上而该下也了性而自了命者也见精神者虚静以为体火符以为用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此自下而做向上者了命而性因以存也此二端大小不同而皆有益于非傍门邪术劳而无成者盖见精神者即吾教天台之童蒙止观也忘精神者即吾教天台之大乘止观也由是而得之谓之金是也由是而证之谓之长生也又安知金丹乃圆觉之(别号)长生为无生之异名哉柰之何叔世学者各立门户互相去取憎爱于其间良可哂也吹万曰可惜僧人薛道光参禅昧却法中王纵然醉得蟠桃酒总是迷头抱镜狂。

道德经

道可道章。

金刚经云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此故示以真常之道也寺主问拾得曰汝名拾得乃丰干禅师拾得汝归故名拾得毕竟从来唤作甚么拾得提起扫帚而立此显真常之名也然无处即有有处即无不有而有不无而无故为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只这能始能母者贯四时而不改恒随缘而不迁若无欲也无以探其静中之至动若有欲也有以见其实中之至虚斯之谓妙斯之谓微也夫此妙微两者又何缘而

同出亦何因而异名耶徼者虚也静也不空而空者也妙者实也动也不有而有者也动中有静静中有动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也森罗万象依之而立百昌众甫关之而成四大六根山之以生三身四智摄之而得也故曰众妙之门。

天下皆知章。

古德云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心若不强名妄情从何起故执之为美者不美执之为善者不善不独此也即有无难易长短高下声音前后应知亦复如是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菩萨生无住之心圣人行不言之教菩萨说无说之经无作也无生也无为也而无不作也而无不生也而无不为也所以功成而不知以为功有居即有得有得即有失不居不去正无得而无失。

不尚贤。

南泉谓赵州曰平常心是道盖道体本平常而用亦平常若尚贤贵货不平常矣不尚贤不贵货能于百花林里过一叶不粘身所以心常虚而腹常实根身既尔器界亦然夫何为而不治。

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

有僧于石上坐次堂头见而问曰汝在此作甚么曰一物不为曰恁么则闲坐也曰闲坐则有为矣曰汝道不为不为个甚么曰千圣亦不识偈曰从来共住不知名任运相将祇么行自古上贤犹不识造次凡流岂可明诸人若于这里明得便可和光同尘湛然而若存矣谁之子帝之先不离当处。

天地不仁。

菩萨应如是度尽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一众生得灭度者此皆不仁故也所以万物百姓之去取生杀若刍狗之用之弃之者特自然之随顺觉性耳何尝用心哉故天地之道其犹橐籥盖橐籥虚静而不动即无屈而不减动运而愈出虽遍满而无增此其至中乎存之者即言而无言即穷而不穷也。

谷神不死。

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者此谷神也从来活泼泼底不是死物但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捉之无形无而有有而无玄之又玄者也圆觉经云无上法王有大陀罗尼门名为圆觉流出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罗蜜故玄牝之门即造化之牝母也谓之天地之根吾人得之而处中乃可。

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学人应观发毛爪齿皮肤骨肉皆归于地涕唾津精涎血便沫皆归于水暖气归火动转归风嗟哉是四大也旋聚旋散却属无常洵我身耶非我身耶而令我视听言动行住坐卧者果谁曰毕竟是谁若于此透过这一开始得非相即相即相非相矣古德云易复易只此五蕴有真智十方世界一乘同无量法身岂有二后其身外其身亦当如是究



上善若水。

佛性如流水自处万物之下斯一下矣随所方而方随所圆而圆随所长而长随所短而短纯是一个随顺觉性所以性空真水性水真空本如来藏妙真如性。

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依空立世界以无为万有此造化之利也造化之用也有则不立一尘无则横遍十方此法性之利也法性之用也又安知利与用有与无即诚之通且复也可索而味矣。

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

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要知见色闻声也不妨百花影里绣鸳鸯自从识得金针后一任风吹满袖香如此又见色声香味亦能证得圆通也故老子为腹不为目。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

复天心也一切万物皆在此中生故必虚极静笃然后见郡尧夫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玄酒味方淡太音声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请问庖羲且道庖羲只今在甚么处吹万曰清静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云门大师云乾坤之内宇宙之间中有一宝秘在形山拈灯笼向佛殿里将三门来灯笼上只这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者老氏字之曰道云门名之曰宝彻上彻下若夜水之金波浮于桂影明山白地似秋风之雪阵拥夫芦花几度挺向人前而诸人莫睹也且道更有向上人会得这个么吹万曰闻道仙郎歌白雪从来此曲和人稀。

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血气之属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体故无弃人也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静身故无弃物也夫岂独是而然哉除烦恼而趣涅槃喻去形而觅影离众生而求佛果喻默声而求响此亦故无弃人也本迷摩尼谓瓦砾豁然自觉是珍珠无明智慧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此亦故无弃物也善救之理须从这里去。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

古德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衲僧得一祸患临身且道衲僧既得一为甚么又祸患临身吹万曰杀父杀母害罗汉破散僧众恶心出佛身血俱缘此一而有若得此一竖立起来左右无依无倚始得冤家解脱去。

不笑不足以为道。

世尊拈花迦叶破颜微笑只此一笑熊山髓度于慧可壁观岩边南岳心传于马驹踏杀天下然非下士之笑也古德云一僧一道一儒流三人共话几春秋不知说个何年事直到而今笑未休且道笑个甚么他的咱却原来就是我的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性觉妙明本觉明妙此道之一也觉非所明因明立所一生二也所既妄立生汝妄能二生三也三既生矣则世界相续众生相续业果亦相续矣然斯三者虽有同异之分而其所源本如来藏妙真如性故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此冲气之和只今还有人会得么露湿淡红桃开启灵云之笑风摇浅碧竹响动香严之声这里会去萧条已入寒空静如或未然风沓仍随秋雨飞。

躁胜寒静胜热清净为天下正。

剑树刀山青莲香夫腊月躁胜寒也烟坑火堑白雪飘于炎天静胜热也能如是则真常自清真常自静而常清静矣古德云逆境易打顺境界难打逆我意者只消一个忍字只过半个时辰便了顺我意者只是无你安排处所以菩萨怕顺境凡夫怕逆境也吹万曰欲得清净门头正莫存逆顺始优游。

为学日益为道口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矣。

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应当远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由坚执持远离心故心如幻者亦复远离远离为幻亦复远离离远离幻亦复远离得无所离即除诸幻此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也若能转物则同如来身心圆明不动道场于一毛端便能含受十方国上此无为而无不为矣以是观之黄老瞿昙何尝为二也吹万曰傅大士头顶道冠身着袈裟足蹑儒履见于梁帝且问这个又是甚么榜样今日还同犯牛斗乘槎共泛海潮归。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白云淡伫出没太空之中青萝夤缘直上寒松之顶此为无为耶片雪滴炉中之火一叶落天下之秋此事无事耶普周沙界浑成饭鼻孔累垂信饱餐此味无味耶果能如是则无为而无不为无事而无不事无味而无不味局破腰间斧柯烂洗清凡骨共仙游好不脱洒咦。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知见立知即无明本此不知知病也知见无见斯即涅槃此知不知上也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果知乎不知乎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亦果知乎不知乎南泉云知是妄念不知是无记吾愿诸学人处乎知与不知之间而已矣切莫动着动着三十棒。

南华经

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

菩萨有不思议解脱门能大能小能升能降能有能无能圆能方非执一者之所可入亦非边见者之所可到也故鹏虽举九万里而不能抢榆枋蜩鸴笑也蟋蟀不知春秋冥灵不终朝暮是皆大不能于小而小不能于大也夫知效一官行被一乡者凡夫禅也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者声闻禅也御风者旬有五日而后反犹有所待也二乘之禅也独看积素凝清禁许之不受天下也已觉轻寒让太阳尧之授天下也然谈与不

受各各自立其实之宾岂若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之人及藐姑射之山淖约若处子之神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又孰肯以物为事是得事事无碍之法界也能如是则常处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而于世何思何议哉所以小用大用皆有所待不得逍遥惟无所用则无所待而成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矣斯则谓之真逍遥。

吾丧我。

尽十方世界是我而何尝有我尽十方世界非我而何尝无我有我则有物而物亦我也有物则有我而我亦物也孰能脱物我一是非齐得丧哉释氏曰一人发真归元十方虚空悉皆销殒盖丧我然后归元无我然后销界是吾不知有我故不知有世界也如是则能敛万有于一息无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彻散一息于万有无有一物可问吾之营为故元卓之梦蝶论云灵源湛寂触处皆知变化代兴随遇无择所以篇立子綦之丧我齐物之端已开言寓庄周之梦蝶无我之意竟显噫举世皆梦天下一蝶也孰为我孰为物。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

汾山之牛既肥功归庖氏广额之刀已擲因自惠君盖刀非厚薄之伦牛岂水草之属意者宿亲幻智借为能奏之刀方现妄情视作可解之畜若实有牛有刀宛然能所俱立如或无形无迹灼尔物我同虚所以刃潜生杀之机目绝有无之境正所谓离心冥物未尝见牛乘虚愿理未尝游刃者也懒安曰予亦守栏二十年始得见牛第今之解牛者且问能解此栏中牛也么。

心斋。

禅那空阴界之尘奢摩销飞沉之想六窗普映于室中二谛双融于个里秋清月朗河淡斗垂正所谓江天一色潮海连平也吹万曰是心亦无斋个甚么霜林夜动响传落叶之声天籁晓闻静发清机之窍谓心可也非心亦可也谓斋非也不斋亦非也复有个昏荒颠倒不为醉滥误疑混不为杀的出来又作么生。

坐忘。

世界为床身在海中谁是水须弥为座日来岭上莫寻山假饶四大本空能坐之人孰有若也三身现前可忘之坐焉需应知坐无所坐忘无所忘者是真坐也且仁义无体滞之者妄为仁义礼乐无名执之者幻成礼乐况复智慧愚痴咸般若黜的阿谁幻化空身即法身釜个甚么佛印曰赵州昔日少谦光不出山门见赵王怎似金山无量相大千尽是一禅床坐的忘的总出这一着不得且道还有出得者么吹万曰榔栗担挑华藏界维摩掌上未为多。

壶子。

西天大耳三藏得他心慧眼帝令与慧忠国师试验师曰汝道老僧即今在甚么处曰和尚是一国之师何得却去西川看竞渡师再问汝道老僧即今在甚么处曰和尚是一国之师何得却在天津桥上看弄猢猻师第三问语亦同前三藏良久罔知去处师叱

曰这野狐精他心通在甚么处僧问仰山曰三藏第三度为甚么不见国师仰山曰前二度是涉境心后入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见今之壶子试其神巫者初示之以地文是殆见吾杜德机也故叹之以其死再示之以天壤是殆见吾善者机也故幸之以其生三示之太冲莫胜是殆见吾衡气机也彼故以为不齐然斯三者既有试验之萌则机未动而兆已先施心未形而相已披露故彼得而见之也及后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与之虚而委蛇不知其谁何彼则立未定自失而走则壶子之心已太虚矣太虚之体空明妙湛总持万有谁得而测之然则慧忠国师与壶子是同是别若曰同断云将野鹤俱飞竹响共雨声相乱若曰别是处峨眉峰顶现千红万紫斗芳妍。

玄珠。

道之切于身若影之切于形夫复何离盖一游之一登之则本静之体既动知觉生矣未萌之窍已开精明■矣含讷之朴始露辩才出矣故玄珠亦由是而失也然罔象者无象之象所谓养其无象象故长存守其无体体故全真正能使之而能得之也吹万曰本自无失得个甚么本自无用使个甚么风飘律吕相和切日傍关山几处明焉有游北登丘南望还归之想。

濠梁之上。

周之乐也不在鱼在乎见见之至真鱼之乐也不在水在乎游游之一致故不期见而见不以乐而乐者诚不改之乐也然惠子之见果不知耶其说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既非鱼矣则亦非周矣物我岂无同哉又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既非我矣则亦非惠矣彼我岂有异哉又安知世界一水也彼我一鱼也乌足乐乌足不乐故云请循其本。

坠车。

酒之醉于形形不知车坠不知伤道之醉于心内不知身外不知物故全其天者即全其酒者也盖车吾之精神魂魄也路吾之动静行藏也坠地吾之薪火交识相趋也是三者并突乎吾前吾但以实而宰虚而用自觉法界之宽剑佩身随玉墀步世路之平衣冠身惹御炉香吹万曰假如世界未成时众生未有时佛未说法时汝等以为车乘者谁耶坠者又谁耶良久云太湖三万六千顷月在波中说向谁。

道术。

吾人饥餐倦眠热举扇冷加衣此玄者之道术也周旋曲折主宾少长此儒者之道术也扬眉瞬目叫即应打即痛此释者之道术也斯三者乃与生不生即灭不灭亘古不磨之仪式也所谓礼乐文章道德仁义特月之标月之指耳孰能借标以覩指拾指而得月故数子者皆闻其风而悦之也庞公曰难难十担油麻树上摊庞婆曰易易百草头边祖师意灵照曰也不难也不易饥来吃饭困来睡向上者当于此荐取。

文始经

圣人之权归于无所得惟无所得所以为道。

道性如虚空虚空本不修执持者弄傀儡于线上操修者拨浮沔于火中庸詎知无作无为则真常自静道用自彰夫岂有所得而得之耶惟无所不得故得之也释氏曰菩提实不可得若于一切法无所是名得菩提又云圆满菩提归无所盖圣人之权归于无所者果能得归即无所亦不可得以不可得故法界一权也虚空一实也万有一道也何所归何所不归。

是以圣人不去天地去识。

天地一也而曰梦曰鉴曰水三也然境非三而终一天非一而终三是一是三不在境在识识不自识因境以生境不有境由识而着释氏曰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谁是能去之者若独去其识犹伏牛而迹在若并灭其境似捕鼠而瓮亡又安知天地一识也识亦天地也惟识无所识去无所去始得谓之真去识。

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尝言之矣。

云有觉者幻相未离有忘者识根尚在夫忘无可忘色相宛然随好越无能越精神倏尔成虚且精神也者非寒热水火之谓乃至妙至秘之道也矧是道语动则楼台宝网尽演妙音语静则春江花月咸成一色而吾人之出入往来于其间犹壘空之在大泽也稊米之在大仓也夫何忘之与有。

惟圣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

灵荒展万化之源湫盘昌群英之本孰主■是孰纲维是若然者缩沙劫于一息履尘刹于一步者能之故天地特造物中一物耳与共纳须弥以芥子出虚空■■■沔是此能性一切性而不为诸物所转所以大天地以役有形妙阴阳以役有气者诚吾之无形无气也故曰能神神而不神于神。

圣人御物以心摄心以性则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

以心御物则识所识现矣以性摄心则觉所觉立矣安能心同造化夫造者自无之中而有然有而不有化者自有之中而无然无而不无大则看不见小则无边际古人所谓一段真风绵绵化母者也霄壤根之而成界清浊滞之而成物寂然隐之为无明父元扰润之为相续业本自无可拘本自无可名由念而有拘因用而得名也然圣人以之而御物故字(之曰)心以之而摄心故名之曰性若有若无若动若静而无方体者故宗之曰造化象之曰五行也吹万曰且道这个能造能化的东西只今在甚么处自代云水流原在海月落不离天。

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由物而生觉故物各有知以我而对物故物各有我谓不知者果忘我而不知耶抑忘物而不知耶忘我而不知物之知存忘物而不知我之知在乌得罔然而不知乎所以然者天地一物也万物一我也吾以未始游则刹海悉融于一默吾以有始用则亿身充遍于十方■天地根吾根万物体吾体是不容于知也故曰不知。

一贯别传卷二(终)

## 嘉兴大藏经 一贯别传

### 一贯别传卷三

西蜀忠州聚云寺沙门 广真 着

释宗

世尊拈花迦叶破颜微笑盖此花自日月灯明来至于阿难则又倒却门前插竿矣展转相传如一灯然百千灯明明无尽故西天所以有二十八相也末后菩提达磨则为东土初祖熊耳之壁观髓总浚于神光黄梅之偈呈心却传夫怀护继而有瞬日扬眉擎拳举指者或行棒行喝竖拂拈捶者或持叉张弓辊毬舞笏者或拽石搬上打鼓吹毛者或一默一言一吁一笑者皆不离这夜夜同眠朝朝共起的东西于日用中朝三暮四朝四暮三耳且道今日落在吹万和尚处又作么生南山之竹羖羊之毛卷析尘中扬缀露眼开壁上点扶摇书单越于两夹画浮提于半刀以之驾须弥则量等须弥以之驾法界则光充法界以之传真真不立以之分妄妄本空试问山未产竹时地未生羊时佛未说法时驾个甚么注个甚么曰不道驾注不得只是诸人难识。

心经总说。

临济拈云有一无位真人在汝等面门出入未据证者看看只此一转语大似露出自在菩萨矣第性体冲漠无处不周烦恼不乱禅定不寂谓其有兮则不立纤尘谓其无兮则横遍十方非内非外而能内外非有非无而能有无非动非静而能动静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自自)在在者也菩萨观之而取证故名曰自在菩萨也行之而至于究竟本源处故云甚深般若也劈破面门通身露出举步踏着开口道着夜夜同眠朝朝共起故云■也然观者不观之以目而观之以耳照者不照之以心而照之以虚耳返于虚五蕴即空矣空非空无之空乃五蕴转复乎本源而同一佛性故云空也永嘉所谓无明识性即佛性正见色空不异也五蕴既归于真空何尝生灭增减故根非色质之根乃清白梵行之相也尘非对我之尘乃无量之妙义也识非妄生之识乃恒沙之妙用也示四谛非四谛借黄花而显相示因缘非因缘假翠竹以现形故云无眼耳无苦集无生老也菩萨于此兴如幻三昧而随流得性故云远离诸佛以此具足圆觉而能住持故云菩提吹万曰本自不迷用悟作么本自无失得个甚么昨夜龙宫熏象藏洒落须弥遍地金持念心经者亦复如是。

金刚经

大义。

金刚经者乃三藏之骨髓而四句偈是经之骨髓所以须菩提首问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启四句偈之旨也世尊答应如是住如是降伏显四句偈之妙也种种譬喻多以布施功德为较量者证四句偈之无穷也及至云何为人演说不取于相如如不动提四句偈之究竟也夫何以谓之四句偈也傅大士云若论四句偈应当不离身如如居士颜柄曰生死不能汨凡圣立下风在于寻常日用中字字放光头头显露初无一点文墨污惟

有过量人方知鼻孔原来在脸上以此观之则世尊亦未尝说出欲令人不取于法相而自契本地风光者也何往往执文泥象之流擅来肉上剜疮眼中着屑苦苦穿凿如此或以经中见成四句偈而参者此声闻之见解也或以随意到处而拈为偈以悟者此菩萨之见解也又或者曰无法无非法无人无我无生无灭无佛无众生以此无作无为而为偈者此外道之见解也在如来则不然本自无法可说是名说法本自无生今亦无灭本无菩萨亦无菩萨字本无四句偈亦无四句偈字本无菩提亦无成菩提者本来无佛亦无成佛者本无众生亦无号众生者自性如如常住于世不容一物而不碍一物是则名为真四句偈也且世尊住世四十九年说法五千余卷乃独难说此四句偈耶是偏本不容说说则反落为文字而成死偈致人不去分中寻活■也若会得活的则部部字字皆为真偈即曰醍醐如■未然则部部字字皆为文字而成毒药。

须菩提请问云何应住节。

须菩提问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此即文殊白椎之请非教相启问之语也世尊云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这一转语又令良马见鞭影而行非答辞下注脚也义学之师多有不会本地金刚错认如是二字或指东画西引前结后而解所以古佛过去久矣独如居士颜柄释曰如是者只这是也略有少分相应不见大珠慧海禅师初参马祖祖问曰从何处来曰越州大云寺来祖曰来此拟求何事曰来求佛法祖曰自家宝藏不顾抛家散走作甚么我这里一物也无求甚么佛法师遂礼拜问曰阿那个是慧海自家宝藏祖曰即今问我者是汝宝藏一切具足更无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觅师于言下自识本心若会得此经问答即与此段公案相合问处即住处住处即降伏何劳捕影寻踪牵藤引蔓也向上者当着眼。

九种众生。

九种众生者有因有果多以楞严十二髻生解者犹未得其旨也何也十二髻生即四生可统矣而后五种乃色界无色界天人也安能以萤蚌销沉鬼神木石蒲芦裊镜而解之耶如卵生则以迷性为因故无明凝结而造业胎生则以习性为因故杂染烦恼而流转湿生则以随邪性为因故欲爱浸淫而使心不定化生则以见趣性为因故彻起善恶妄缘而入天堂地狱若有色者谓起心修心妄见是非内不契无相之理为因其所证初禅天至四禅天诸天此天人但有色身而无男女之根绝其情欲也若无色者谓内心守直不行恭敬供养但言直心是佛不修福慧为因其所证即无色界之诸天人无有色身惟一灵识而已若有想者谓不了中道眼见耳闻心想思惟爱着法相口说佛行心不依佛为因其所证即有想天之诸天人亦无色身惟微想念而已若无想者谓迷人坐禅一向除妄不举慈悲喜舍智慧方便犹如木石无有作用为因其所证即无想天之诸天人但一念寂然不动而已若非有想非无想者谓不著有二法想然有求埋之心在以此为因其所证即非想非非想天人念虽寂然不动而不似木石犹有活机存焉此乃三界之极处也其寿泰止于八万劫而已呜呼其能顿开九种卓越乎三界者谁耶咦公

若知本源佛亦不相似。

若心取法即为着我人众生寿者。

我人众生寿命四相有于法上解者有于相上解者有于心识中执着处说者俱未得旨趣何也若以解前章之四相犹可饶舌此节云若心眼法降为着我人众生寿者似难以之分解也且如以经为法过眼观之心即爱乐故名为取要见一取之际以何为我以何为人以何为众生以何为寿者分之不得一之不可所以未适邯郸切忌效走也吹万曰众生色质六根所统故六根即我相也既有内根则有外尘所对故六尘即人相也根尘相偶识生其中故六识即众生相也三者与生俱生相续不断故为寿者相也夫如是则眼见色即识其色执之不去四相一时披露矣故曰若心取法即着我人众生寿者乃至取非法亦复如是昔西天梵志以两手执合欢梧桐花供养世尊佛令放下着志即放下左手之花佛又云放下着志又放下右手之花佛又云放下着志曰某甲两手放下还教放下个甚么佛曰我教你放下六根六尘六识志于此得悟盖根身器界无明烦恼总由三者而有若三者解脱则四相绝矣故予教人离去四者当在这里荐取。

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至无一空过者。

经云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于然灯佛前得值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悉皆供养承事无一空过者翠岩禅师曰道远乎哉触事而真圣远乎哉体之即神所以香积世界以香饭为佛事娑婆世界以音声为佛事翠岩这里只以出入息内供养承事三世诸佛无一空过者三世诸佛是翠岩侍者无一不到如一不到打三十棒诸上座还会么所谓将此深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也据此老所见大似亲得如来心传供养之理宝积经云无佛想无法想无僧想无人想无自无他无他想是则名曰供养如来然既无诸想则出息不涉众缘入息不居阴界矣吹万曰贫道无蓄物毕竟是这等供养。

五眼。

或则如来所具五眼众所见者唯知两青莲目为佛眼而彼四眼又在何处若谓一佛眼统之则先德注云肉眼碍非通之句难于佛分上说也且经云如来有肉眼是佛之肉眼果有碍而不通耶在凡夫之肉眼则可倘佛之所具似不可模胡放过关也吹万曰如来两目青眸不异凡夫以此能知四生六道升沉因果故曰肉眼佛性先天而天弗违谓之天中之天以此能知三界九地差别因缘故曰天眼如来具四智证六通遍无量身了三世事故曰慧眼如来自菩提场三七思惟转十二行法轮宣五时半满之教末后拈花直指妙心故曰法眼如来具足圆觉住持圆觉现八万四千相好光明藏身坐恒河沙世界刹海金莲故曰佛眼诸仁者要得具此五眼不可向外别求贫道吃茶时口上有眼背后摸枕头手上有眼夜行不踏水脚上有眼玄沙云尽十方世界是沙门一只眼尽十方世界在沙门眼里汝等诸人又作么生看照咦。

弥陀经

若一日至一心不乱。



经云若一日若二日者皆不定之辞即若有人或一日或二日之义一心不乱者有事有理事者谓先须敛念合掌正身端坐住想彼佛丈六金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一心归依念佛相续不忘此心专注不为尘缘之所扰乱此事之一心不乱专持名号也理者此念佛之时审这音声从何处起及至念后看这音声从何处灭念者何人审者何人灭者是谁看者是谁参来参去参到参不得处忽然摸着鼻孔通身汗下方知道这个原是自家有的自历劫以来不曾变此理之一心不乱专持名号也如或理事相融脱开对治则入门见弥陀出门遇释迦折伏摄受若指诸掌也吹万曰汝若不来东胜神州持钵西瞿耶尼吃饭入门见阿谁出门遇甚么。

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此经乃世尊演说弥陀无上功德故不可思议其量而复举诸佛护念是经及持经之人盖此法利益广大所以诸佛称赞大护念者护其念也一念方萌万机齐出善恶好丑无所不为唯过去诸佛收一念复于天性护持不动自然定慧有常故名为经经者路也此是修行真常之路也弥陀释迦曾如此护念十方诸佛亦曾如此护念现在众生亦必如此护念故曰所护念经僧问云门不起一念还有过也无门云须弥山只今护念者不知有过无过咦。

四十二章经

问沙门章。

经云佛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门云命在数日问佛言去子未能为道又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门云命在饭食间佛言去子未能为道又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门云命在呼吸间佛言善哉善哉子可谓真为道者矣妙明了曰一日无食则道绝矣前两者所言命在饭食与数目特重在接命之处鸟足为入道之旨所云呼吸圆者见吾子曰人能观天之道执天之行知阴阳之行度识魂魄之所居则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循环一息之顷而日月出入呼吸之微呼为阳吸为阴与天地同一妙用不必求之他也此正我命在我不由乎天故世尊深赞之者美其呼吸间未尝离道也即子思所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然间之一字最要究竟凡人有呼吸(即有)出入有出入即有动静而曰间者乃非呼非吸而能随乎呼吸非出非入而能顺乎出入非动非静而能宰乎动静者也所以人之不可离道犹鱼之不可离水鱼可以须臾离水乎人可以须臾离道乎柰何空中飞鸟不知空是家乡水底游鱼忘却水为性命故鱼不识水鸟不识空人不知道者多矣古德云人身似乌鸦形身在虚空心在粪草若肯于粪草上拾得心回则十方虚空悉皆销殒不枉摩腾竺法特来东上一过。

维摩经

诊脉说。

人只知维摩之病为病而不知维摩之所以为病何则薄伽梵演教庵罗树■闍随心佛上拂拭无遮却有优婆塞微妙解脱存焉维摩诘应化毗耶离城现不可思议神通

招提净行不无僧伽耶抖擞规则在焉二者得非真谛俗谛权柄乎故维摩之病自此出也众生从无始以来尝认为我心者乃客尘虚妄之心乍起乍灭属无常法非我心也尝认为我身者乃四大假合之身旋聚旋散属无常法非我身也我有真心广大灵知者是也我有真身圆满空寂者是也惟不悟于此故众生病亦自此出也众生病故维摩亦病维摩病故释迦亦病释迦病故文殊亦病文殊病故随入室中大弟子亦病弟子病故阿难于罢席嘱累时亦病阿难病故鸠摩罗什于译经处亦病罗什既病故予今日亦病矣盖予之所病不在身心而在诊脉予以此经为四大身以释迦维摩文殊为精神气以文字句意种种相法为病夫如是不可无诊脉也犹虑乍入吾道者不得骨髓而按皮肤不察疾疢而味药饵睹丈室而不入遇狮子座而不升见不可思议解脱菩萨而若惊若怖面东方无动如来而若有若痴此皆不患其罔措而患其未点眼也故诊脉之病亦由此出也今而后方知病药如幻而凡圣如梦身不我有而心不我生一部维摩法全体众生性具眼观来复何疑哉。

维摩接妙喜国土。

或问维摩诘不起于座入于三昧接妙喜国土如陶家轮入此世界犹■华鬘而此世界不增减不迫隘此是神通耶寓言耶法性耶若谓神通所现则十大弟子皆有神通孰不可现若是寓言则类齐谐怪异之事若谓法性本具应须直指何必牵藤引蔓卖弄精魂作么请释其疑吹万曰此张画图维摩长(者大)似掩耳偷铃亦难瞒人瞒已予不免为渠下个注脚然非钵外安柄也吾想维摩四大何尝不是娑婆世界清静本然何尝不是妙喜国土且能不起于座入于三昧所谓一念不生全体现矣又安知无动如来境分明在目前耶幸得世尊略露个消息有国名妙喜佛号无动是维摩诘于彼国没而来生此可见维摩已曾带得无动老子来也盖无动者即根本不动智也何人无之但有而不能搬运神通耳若遇思大禅师则三世诸佛一口吞尽那里得个余剩的与你东抬西拓。

不二法门。

时维摩默然无言文殊师利叹曰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据此一转语若是作家相会不被瞒预若是未到维摩境界等闲堕在无事甲中去也盖不二者一也即楞严所谓十方如来超出之一门也妙庄严之一路也今曰真入不二法门但不知以默然为不二耶以无言为不二耶以无有文字为不二耶若以默然为不二恐内守幽间犹是法尘分别影事若以无言为不二然维摩何尝守着不语戒若以无有文字为不二恐未曾梦见金刚经就效德山烧疏钞且莫造次吹万曰不二法门者自观之维摩诘长者居毗耶离城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现有眷属常乐远离若在居士居士中尊乃至在于刹利婆罗门大臣王子内官庶民梵天帝释中处处称尊饶益众生时已示现之矣师以方便现身有疾诸大弟子及文殊入室谈问取饭香积借座灯王未尝离此不二法门何待于此默然无言然后显之乎第有说时百花林里过一叶不粘身无说时

匝地红轮秀海底不生华要知默然消息则灵山如画月曹溪如指月怎似鲁祖在水晶宫中广寒殿里欲入门者不免学个壁观婆罗门犹较些些。

楞伽经

总说。

此经即以说法处为宗则一部文句皆为注解盖楞伽者宝名也阿跋多罗者山名也此山在西域南海之中乃夜叉鬼王所有若遇天霁赐辉则海波停静而此山影迹全无倘狂风阵发则海雾弥空而此山愈高愈大然非有神通者必不能上一日世尊自龙宫来偶过此山夜叉王请座于内始演此经比时当机者则有大慧菩萨相询以一百八问则世出世法已尽其数矣而世尊酬之以一百八答则相即非相非相即相之理明矣然李长者所立宗趣又以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为之者正对说法之处理迹双显体用全披夫何以见其双显全披也彼之南海天霁朗明则风停浪静而无山即吾之性海心灭法空而无物是则谓之人无我法无我矣彼之海心风浪骤起而有山愈涌而愈大复居之以夜叉上者即吾之性中境触烦恼生情交颠倒起便有名有相有八识有妄想自性缘起自性也此非人我山而何且山中有楞伽之宝八楞而色碧又属夜叉而守之况复无神通者睹之而莫往可见烦恼颠倒起时形未变而心已夜叉性未吐而识先波浪若在这里痛处着锥疼处吃棒烦恼转成菩提颠倒变为法界即得其真实矣此果何人耶吾性之大慧也启吾性之释迦也演吾之正智归吾之如如故号为成自性也连山带海通身是个自觉圣智心又何必舍此而骑牛觅牛哉吹万曰且道海未现山时佛未说法时又作么生会无名氏曰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所谓杀父母及害罗汉众僧恶心出佛身血。

经云贪喜俱如缘母立无明为父生八处聚落断二根本名害父母彼诸使不现如鼠毒发诸法究竟断彼名害罗汉云何破僧谓异相诸阴和合聚积究竟断彼名为破僧不觉外自其相自心现量七识身以三解脱无漏恶想究竟断彼七种佛身名为恶心出佛身血或问曰如上五法若是有能断之理所断之相则五蕴根本与七识幽隐犹在作何休歇解脱得尽若是以无灭为灭不断为断则又落于断灭顽空也如之何则可吹万曰此经乃为根熟者顿说种子业识为如来藏异彼二乘灭识趣寂者故亦为异彼般若修空菩萨空增胜者故宗镜云若有不信阿赖耶识即如来藏别求真如理者如离像觅镜即是恶慧所以不曰断彼而曰究竟断彼者总教人于这贪爱无明见惑诸使五阴七识中离去心意识而参看是自生是他生是共生是无因生参来参去参到参不得处方知此贪爱无明无无明乃至阴非阴而识非识也果到这个田地不除而除不断而断指挥如意天花落坐卧闲房春草深然则又除个甚么断个甚么观音菩萨将钱来买糊饼放下云原来却是馒头。

宗通说通。

古人道拈锤竖拂泥洗泥瞬目扬眉笼中鸡又云或行拳或竖指行棒行喝成乖旨

忽然棒下喝将来与吾远之又远矣若是则以何法而谓之宗耶金刚经云云何为人演说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老宿云依经解义三世佛究竟经别说一字即成魔说若是则以何法而谓之说耶六祖云不思善不思恶正当恁么时那个是上座本来面目此似明乎宗矣又云汝若返照本来面目密意却在汝边若我有说即不密也此似明乎说矣所以经云宗通者谓缘自得胜进相远离言说文字妄想趣无漏界自觉他自相远离一切虚妄觉想降伏一切外道众魔缘自觉趣光明辉发是名宗通相说通者谓说九部种种教法离异不异有无等相以巧方便随顺众生如应说法令得度脱是名说通相若知缘觉趣光明挥发则离异不异有无等相善巧方便如影如响也诸仁者于此会得金阙晓钟开万户至阶仙仗拥千官如或未然疲马山中愁日晚孤舟江上畏春寒哩。

### 圆觉经

总说。

大圆觉何以称也太空无形而森罗万象太音无声而祝敌洋洋太素无色而青黄黼黻若然者则隐处即圆而显处即觉也以圆方觉则觉无不圆以觉归圆则圆无不觉故我薄伽老子于此藏金藏珠万物一府死生一状以是而正受以是而三昧若十二大士者则以是而当机以是而咨询相与犯堽挥斤真可谓个中同一鼻孔安得不以是而称之哉安得不以是而诠之哉。

文殊章。

中郎先生谓圆觉吃紧处在皆依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且道清净觉相怎么样依若依则宛然能所不依则与佛旨相违此处好疑予曰只须做个无依倚的便了疑个甚么从来这个东西本是无可依者谓不依空亦不依不空不依定亦不依不定不依生亦不依不生不依有亦不依不有乃至不依世法佛法不依生死涅槃此这一切无可依处是名依处也所以谓之圆照清净觉相古德云老僧生身父母一时丧却只是无你依倚处如或不会汝等诸人也是铁打心肝。

知是空华即无轮转。

中郎先生尝以此二句问人曰此知字是有心知耶是无心知耶有心则同情识安能免轮回无心则同土木何以能知学人透得此知字一思过半矣予曰正当知时何曾见个有有无无之心此知正如水到成渠池成月现非知也乃所以知也但诸人常以生灭去来有无凡圣为实境界故于中必生必死必去必来必有必无必凡必圣也殊不知生灭去来有无凡圣皆如空中所幻之华本无实性从空而有从空而灭耳即妙明性体本无生灭去来有无凡圣等相然亦不妨生灭去来有无凡圣于中往来故即轮转而无轮转也其知亦若是。

知幻即离不作方便离幻即觉亦无渐次。

或问注云知处即离处离处即觉处未识果如其说否若实有幻可知则知亦为幻幻不离知若实有幻可离则离亦是幻幻因离生若实有幻可觉则全觉是幻幻从觉起

如之何其可耶答曰圆觉自性非性性有随诸性起试观青青翠竹郁郁黄花此果真乎果幻乎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此亦果真乎果幻乎盖缘法身无相假翠竹以现形般若无情对黄花而显相又安知鱼跃鸢飞即天机之变动也与夫如是则等幻知于一源齐觉离于化府方便可也非方便亦可也渐次可也非渐次亦可也永嘉云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你看他又是甚么面孔。

菩萨唯以大悲方便入诸世间。

菩萨以大悲方便现种种形入诸世间开发未悟何今世皆不能见盖菩萨心本平等随众生现众生之心如镜镜若无垢形影随现众生心净菩萨即现所为不现则心镜不明故也。

随顺觉性。

此章专论随顺觉性之法盖随顺即体认也然虽有凡夫菩萨如来之别揆其得力处只在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之句一切即指前障碍究竟得失解脱乃至有性无性齐成佛道者是也所以如来具足圆觉住持圆觉则于此境随往无碍此即古德所谓朝往西天暮回东土是名禁足百花林里过淫房酒肆行是名禁足虽然如是不曾动我这一步在以此观之若动一步即成妄也要知此法不在除境而在忘心不在忘心而在见性既见此性在在处处即从心不逾之妙无入不自得之理无可无不可之道也咦且莫造次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二十五轮。

若云渐法用观可也若云顿法何必用观要知顿法之观非观想之观乃恒存之观也谓此奢摩他三摩钵提禅那三法恒存乎自性而不变非暂有暂无也何以见之试观吾人之天性中有动自有静有动静自有非动非静然至静之中有至动之机至动之中有至静之体至静至动之中又有非静非动之妙存焉若是则至静之奢摩他也至动之三摩钵提也非静非动之禅那也即郡子所谓一动一静天地之至妙者欤一动一静之间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欤故予不曰观想之观而曰恒存之观也。

修于禅那先取数门。

此先取数门之句或有解为数念之数似觉远旨余看此节正与大方等大集经内佛为比丘所说之义同彼经令诸比丘观出入息见息出时即作是念如是风者从何处来去至何处如是观时远离身相生于空相不见内空是名内空不见我所及外色相是名外空观内外空已后作是念我今修习入息相已作大利益能坏一切内外诸色我坏如是内外色相皆是入息观因缘也以是因缘令我不见内外诸色即是空力我今定知一切诸法无有去处无有来处作是观已所有觉观一切永断此谓先取数门者即观出入息之数门也心中了知生住等数即我今定知一切诸法无有去处无有来处是也故此以调息之法作数门之解也然此特顺经义解耳若是明眼衲子浑微尘世界于一身纳成住坏空于一息看你诸人又作么生观想去。

音释

噬

(丨飴■中有物曰丨)。

嗑

(丨合卦名)。

輶

(丨山轻车也)。

辐

(丨福车也)。

穀

(丨谷车丨也)。

跽

(丨仓动也)。

飙

(丨标红风也)。

祝敌

(上祝下语栗器也)。

黼黻

(上甫下弗黑白文也)。

嘉兴大藏经 一贯别传

一贯别传卷四

西蜀忠州聚云寺沙门 广真 着

楞严经

总说。

般若所谓摩诃衍法即此经所谓大佛顶盖大佛顶即佛性也此性天得之而清地得之而宁人得之而灵王侯得之而太平太空得之而冥冥中有精尘尘无不遍刹刹无不周故云大也觉王由之而证圆觉故号密因修证了义也菩萨以之而运如幻三昧故号六度万行也在圣不增处凡不减先天生而不精后天死而不老变化不为用寂然不为体能生能死能短能长能方能圆能柔能刚改头换面应物寻常故云一切事究竟坚固也然曰顶者谓世出世法无有过于此亦无有上于此故云顶也此顶惟无心道人不举步而步步踏着若是多足蜈蚣随踏随远也更有一般有眼不明有耳不聪者卧于顶上自谓身处微贱终日吃饭不知饭是米作终日着衣不知衣是绵成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见物物皆有此顶也又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正见此顶迷悟不同途也诸仁者绣出鸳鸯着眼看会得金针在谁手。

见性耳性之见者造而不犯犯而不坠性之不见者虽不造犹犯不犯亦坠也何以见之如琉璃王因杀佛种而堕善星比丘由妄说佛法而堕宝莲香因私行淮而入地狱此有造有犯理之所当坠者也若老人之易孤身静行比丘之易白蟒此不造而有犯不犯而有坠也总其性之未见也至于上古老宿有以棒而欲击投盖迦者有以棍而欲打达磨者有持剑而刺如来者有■犹者斩蛇者有以鸽饲猫者有食羊肉馒头者有用般若汤击瓶碎而洒结为冰者此谓造而不犯犯而不坠总已见其性也经云贪嗔痴出即是佛出又云■怒■即是梵行此正是具眼衲子回得头转得脑提得起放得下处所以云任运即常而知则合本妙违时夫候而觉则合妄尘能如是者谓之无心应物也果能无心于万物则贪而无贪慢而无慢许而非许乃至讼而非讼古人所谓罗欲不为淫昏荒颠倒不为醉滥误混疑不为杀也且道之在眼为见在耳为闻今欲出世者岂绝乎见闻哉经云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犹离见见不能及是见也非见也乃所以见也知乎此者则以遍大地为一只眼尽虚空为一个耳森罗万象为一身寒暑往来为一鼻流水潮音为一舌大小邪正有无真假世出遐自卑及高也然七处之中且道此心果不在耶唯见性人则曰无在无不在说在亦得说不在亦得何也■彼异见王问波罗提曰何者是佛答曰见性是佛王曰师见性否答曰我见佛性王曰性在何处答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见答曰今见作用王自不见王曰于我有否答曰王若作用无有不是王若不用体亦难见王曰若当用时几处出现答曰若出现时当有其入王曰其入出现当为我说波罗提即说偈曰在胎曰身处世名人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辩香在舌谈论在手执提在足运奔遍现俱该法界收摄在一微尘识者知是佛性不识唤作精魂今则世尊于此而提挈阿难者正显佛性也阿难作用而不知正弄精魂也精魂与佛性请君莫错过。

僬陈那悟客尘章。

此一章乃僬陈那自述本起因地而世尊借以导醒阿难则知不住之客与摇动之尘皆妄而常住之主与寂然之空实真也阿难于此虽悟见性如空主头手如尘客然犹未识能见之所以正空谷禅师所谓似到者也不可谓之实到者也如僧问尊宿云如何是自身已宿云丙丁童子去讨火僧言下有悟后遇一师诘曰汝曾参得知识来僧云曾参来师曰有何解悟僧云曾问尊宿如何是自身已宿云丙丁童子去讨火某于此有悟师云汝作何领悟僧云丙丁火也而亦求火安得不为自身已也师喝云汝犹未悟在僧急请开示师云汝问来僧仍举前问师曰丙丁童子去讨火僧于此大悟方今阿难只能悟得前面一转语未能悟得后面一转语所以世尊于下八还之后追彼见精不还非汝而谁彼犹拟意在故只可谓之似到而不可谓之实到者也如或悟得则主中有客而客中有主主无非客客无非主空中有尘而尘中有空空无非尘尘无非空自从识得金针后一任风吹满袖香又何拘于主客尘空也耶。

八还辩见。

余观此八还之说若以内而言之则吾人所作善业如日明也恶业如月黑也户牖通处即六根也壅墙即■大也分别即第六意识也顽虚即无念无作之法也 尘即有为有相之法也清明之霁即八识心王也此八者即镜中像也所以喻如水中月影见精明元乃性之用也如镜之光也所以喻如第二月妙精明心即镜之体也所以喻如真月然无镜则光像何来若无真月则谁为第二月与水中影故知见精明元与缘尘分别之八种亦由妙性而生■故经云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今谓各还本■者以内观之还即无也空也诸相既空而我能见诸相之明元当何所空要知空亦还也然明元既为性之用何不还乎性体如第二月既为真月所映何不返乎真明此一段正与大学格物格之理相符何以见之宋张子韶一日问于妙喜禅师曰师知格物之道乎曰我不知格物但不知子知物格否子韶一时罔措遂请曰■仁者详说师举明皇幸蜀以剑击阆守画像时阆守■长安头即段落之事韶于此得悟乃呈偈曰子韶格■妙喜物格要识一贯两个五自可见画像即物也而■中影及第二月亦物也即见精明元与缘尘分别之■里亦物也画像一坏则物亦格于真体诸相既空则■遂归于本月是知我故格物而物亦格我也虽然如是到来函谷愁中月归去蟠溪梦■山。

文殊请问章。

此节云见与见缘并所■如虚空华本无所有此见及缘元是菩提妙净明体既云精见与色空诸象并分别识相如空中之华本来无有云何又言此见及缘元是菩提妙净明体要知■相见缘并所想相非离妙明而有而此妙明若无见精见缘并所想相则不能显如清净经云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故知天地日月万物即道之形道之情道之名也而此妙明即斯道也见精见缘并所想相即天地日月万物也盖斯三者若无斯道则何以有而斯道若无三者则何以彰可谓妄因真有而妄即真色因空成而空即色正如水银落地大处大圆小处小圆敛来还归一体故下文谓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即程子所谓天下无性外之物也。

识阴。

此节明识妄即真真空妙性绝诸尘壤本无真妄生灭去来之相及思想烦动之念只因一迷即如海中沤发便有识相存焉故如来以瓶伽瓶为喻者正指识阴之区宇也然识阴一成即与真空相隔则似瓶之空有内外矣两孔者为此识一生即分真妄生灭去来之迹众生之法总不出此两端有此两端于真空中即被两■塞之也要知彼方此方皆真空也喻瓶擎空之去来而无少空之迹并开孔之出入而无出入之相正喻识阴或过去生而至于现在生或现在生至于未来生不见此真空妙性之有减亦不见此识阴之有出入也若能打破此瓶则真妄生灭去来之相及思想烦动之念宛然真空一体矣即瓶之内空瓶之外空浑然不相隔也何识阴之有故法句经曰精神居形内犹雀藏瓶中瓶破则雀飞去矣山野之说即破瓶法也。



同是菩提瞪发劳相。

或问目睛瞪发劳相可也乃云同是菩提瞪发劳相者何也答菩提乃正觉性体眼根之妙如之经中所云翳与华及空中狂相并第二月者俱障睛之物也皆因瞪劳而得如菩提妙性体即太虚只因迷境识动便起舞明内则根身成十八界外则器界成九种相此与眼中之翳亦然故云同是菩提瞪发劳相又问何不直就眼根尘上推破见性而必每根引前劳目之事者何也答谓六入皆如空华故根尘遍迷悟必从要只得指凡夫易解之妄事开阿难未了之执情也故此六根总谓之空如来藏。

富楼那章。

此一节虽是开富楼那之大机实乃显如来藏之大用重在汝以色空相倾相夺于如来藏而如来藏随为色空周遍法界我以妙明不灭不生合如来藏而如来藏唯妙觉明圆照法界之句盖以色空相倾相夺者是■生灭相起生灭之心欲以此心合如来不生不灭之心无有是处何为生灭如地水火风四者人以为实有是相若以众类所观生灭之心论之地性是实则不可■易法身菩萨能变大地为金地种顿失则岂真实又如墙如山呼声能度则岂真实水性是实亦不可更易然则天人见之为琉璃饿鬼见之为火鱼则谓之室庐亦岂真实火性是实亦不可更易树提伽生于火中是火为母慈又西国有布以火浣之鲜明谓之火浣布亦岂真实风性是实然则列子御之旬有五日后反又舟得其便而驾之亦岂真实彼之诸物悟者观之虽属虚妄而知有如来藏者存迷者见之以为实有而惑为实相故欲合如来藏不生不灭之性而不可得所以如来初非之则见如来藏可以为非相之相也次即之则是如来藏可以为即相之相也终则离不离之则见如来藏可以为是非莫定有无莫测体用齐彰之相也或问曰何谓是余曰天女神通变舍利何谓非穷子见父不知归何谓离不离有时憨有时痴非我徒中怎得知。

演若达多迷头认影。

众生背觉合尘而不返如达多背头着影而狂走然此合尘着影处只一迷耳岂有因缘自然耶所以诸佛合尘返影只一悟耳亦岂有因缘自然哉故烦恼菩提无二无别也在二乘人又不然彼则舍妄尘而执无相以为正却妄心而守照心以为真于中恬然自在便谓涅槃殊不知真常流注而妄为恬静此亦与达多之迷头认影无异也在二乘则曰藏镜狂走之人也在众生则曰执镜狂走之人也在如来则打破镜了故有头面无影有照而无相尘亦不去而法亦不着也问何为镜答前不云乎觉明为咎是也问如何打破答拔倒须弥山踏穿香水海突出混沌来几个知好歹庄子云中有一人非阴非阳处乎天地之间此乃打破镜子之人也。

浮根四尘流逸奔色等句。

诸家以浮根四尘解为色香味触或者又以为地水火风予独不然据阿难答世尊云我今观此浮根四尘祇在我面之句则一面字已局定矣如是准正受禅师所解色声

香味也有问者曰色声香味以之解阿难所■则可以之解世尊云浮根四尘流逸奔触流逸奔法者恐说不过去也答正在世尊所说者极当以色声香味解也所云浮根四尘而独不云六者何也盖四大中眼耳鼻舌为浮根色声香味乃(浮尘)也而身意两根为根尘之本当以沉字对看身则统此浮根在意则无此浮尘一切烦恼缘影妄想皆由此浮根之所招引若无浮根招引则意根以何分别思量身根以何分别触受正以色声香味眼耳鼻舌为枝叶故曰浮而以身意触法为本蒂故曰沉也四大一有此四者为先则门门奔外而交物耳深造者请熟参之勿叱予之饶舌。

观音三十二应。

或问观音菩萨以圆通随类应现如现独觉声闻天龙鬼神等身则可也乃至菩萨胜解现圆即现佛身而为说法然则佛身者而反以菩萨能现乎若是则观音为何等人也答三十二应者有理有迹以迹言之则观音由耳根闻熏闻修此根极圆而内外十方世界无所不通故始修者圆通之因而所证必圆通之果安能不应现于三十二身也以理言之则洪荒未判太音希声继而大冶将陶则有威音有雷音有梵音有世音也大何以谓之观世音也盖万物皆负阴抱阳而成形冲气以为和此气入于形质散于四肢言则为声听则成响视则为光动则成触无不赖此冲和之气也欲反之者作何下手修持唯声与视可为渐入之法故收视返听者正内观其音声也观与声尔者成片而圆裹太无融合十极则三十二应者何人无之语佛法则现佛身语独觉法则现独觉身乃至语天龙鬼神等法即是现天龙鬼神等身也此乃不自观音以观观者之观音而使之然也噫南华云咸其自取怒者其谁耶此非世音乎还丹一粒分明在流落人间是几年。

十四无畏。

此十四无畏一节重在由我不自观音以观观者能令众生观其音声即得解脱之处夫声音无相者也而曰观者何义且云不自观音而又以观观是必有所以焉予尝读周易诸子等书多见有论性学之理与吾教渐说者无别盖天地未形世界未立先有无极之真而宰于恍惚杳冥之间即空中之妙有也及乎天地既分世界已成则万物各得此真而为性为命命犹令也非血气之质识息暖三之所谓命也谓天之所以命于我者吾则谓之性也然则此性作何形状而窥之横渠先生有云由太虚而有天之名由气化而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故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故有心之名此气负于人身藏于虚穴升降错综充塞周遍有此气有此理所以谓之理者即灵灵寂寂的东西也楞伽所谓阿赖耶识即横渠所谓知觉也故气以行乎理理以载乎气互相动交则在眼能见在耳能闻在鼻辩香在舌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唯在虚穴腔子中发则为机拟则为意起则为念动则为情正则为志邪则为欲知则为分别识寂然不动而不能打破此一着此即含藏识之体也今之观音菩萨不自观音者谓不以外观之目视其窍中已发之音而以返视内观天则之目视其窍中未发之源所谓气母也太音也无极之真也空中之妙有也天命也性也所以令众生亦自观其所以之音声即得解脱诸种烦恼也工夫至此则

见闻觉知俱化根尘识相尽泯六根圆澄而互用三身任运而无碍又何爱欲兵戈药叉枷锁之能侵耶后之知见旋复观听旋复断灭妄想熏闻成闻闻熏精明音性圆销灭音圆闻熏闻离尘纯音无尘销尘旋明融形复闻六根圆通单持名号之十三无畏者莫不在此最初(一着而变化也善念观音者切勿错过)。

八万四千首臂宝目。

或曰观音菩萨以圆通之修证者能应三十二化亦能施十四无畏此则有理有迹然兹之四不思议中又能现此多首多臂多目此亦有理有迹乎答此真不可以心思言议也盖由修持有不思议理而后有不思议迹也非善观音者孰能入之夫此首臂目三者俱以八万四千为数即观音之身一世界也一天地也何也地至天八万四千里人身贤脉至心脉八寸四分道家所谓心天肾地也散于周身则八万四千毫毛也在心意识中有八万四千(尘劳)也在法门则有八万四千度无极也独人身八寸四分中有一无位真人非阴非阳彻上彻下处乎天地之间放乎广莫之野逍遥乎无何有之乡与太虚同体真空绝待所以观音得此而能变此多首多臂多目者也此其迹乎昔有无目道者淋雨之后著白衣拄杖而自山来时人见其衣履无泥至谓曰才风雨已道人何为衣上无泥迹道者答曰吾拄杖头上有眼若是则通身是首通身是臂通身是目也此其理乎个里知音切勿执像为是。

文殊选择。

或问二十五圣者各以一门而获圆通而文殊独择观音为最是何义也且世尊于雪山夜睹明星悟道此则由见而得也至如手弄琵琶楼阁弹指袖出摩尼良久默示放下欢拈花微笑达磨安心慧可忏罪天龙一指黄檗三打若皆必以耳根而得则诸老辈只今犹在葛藤窝里尚不知文殊作何见解而有如是去取也请详教之答前不云乎彼等修行实无优劣前后差别我今欲令阿难开悟二十五行谁当其根又云入菩萨乘求无上道何有便门得易成就盖文殊以耳根为最者谓耳根反闻用工便易过于二十四行也何以见之要知圆通即性体也发而为视听言动用也用易明而体难会即诸根只可明于外而实难返乎内也如眼能见外而不能见肺腑身能与物相合而不能内合于性鼻能闻香于外而不能返缩于内舌能尝味而不能自尝其舌意则举念为知不念则无知唯耳根外则能闻诸声内则能闻真气彻上彻下恍惚氤氲其耳神乎陈眉公云耳中忽闻金声玉声乃是真气来入道欲成就雪窦云眼见不如耳见者是也观音以此而入便能三十二应十四无畏谓通身是耳也而诸余圣者各自以见为见以心为心而不能通身通用也又安知眼可耳鼻可口身可心岂拘拘一块血肉而已哉。

楞严咒。

或问此咒之灵何广大无穷也能令闻持读诵书写佩带供养者即获摩顶远厄灭罪息灾感通护持乃至入道以证菩提等事自今观之则闻持读诵者不少书写供养者恒多而摩顶感通之妙不逢灭灾护持之功未得岂佛之虚说耶抑持之不法耶请详其

故答古德有云佛说一切法为度一切心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世尊自雪岭而来唯以直心修炼初未尝说是咒也摩诃般若经见世尊宴坐帝释护持亦有魔属欲侵其侧帝释云予有咒乃默念曰摩诃般若波罗蜜于是魔属尽化盖咒从直心而得纵念之亦般若也今之人耳虽闻而心未持口虽诵而身未佩设以供养或一日一至一月一至而已故于感通不相干涉然持非徒以言句而持也即佩亦非徒以言句而佩也此咒乃不思議之旨即以不思議之心持之乃可夫此心既至于无忍无议矣是则何思何议即君子所谓终日思虑而未尝有所思虑者果能到此不思不议之处则万有皆空真常独露如如了了明明晓晓此真白伞盖也朝如斯夕如斯一息如是千古如是若逝水之不舍昼夜也六祖云从劫至劫手不失经从昼至夜无不念时正此之谓与如是之人非佛之来摩顶而自性自摩谓公若知本源佛亦不相似也非金刚之来护持而自性护持谓念虑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谁也非恶星灾难之远离而自性远离谓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也若然者通身是咒通身是护法乌得以虚说目之乎咦只恐未到水穷山尽处还须默地娑婆诃。

众生十二种类。

或问众生世界皆因妄明发生而有然则今人所作所为无不是妄明显现何世界不见重出众生不见并有似与经义相背也请释其说答大道本乎一心一心包乎法界此理之所难隐者所以世尊前云富楼那之义谓虚空为同世界为异众生乃无同无异之相倘若吾人一念清净则六根寂然而同体是吾之虚空也才一着境则六尘纷然而异支是吾之世界也少焉忽生忽灭或真或妄则六识炽然而若同体若异支是吾之众生也有此三者含藏自性迁转不化是则为轮回中物矣即十二类亦由是而有也岂不是众生世界皆因妄明发生而有耶大颠所谓清净界中才一念阎浮早已八千年者正此义也透得过的当于这里猛省劈破面门同自不同异自不异山河原是法王身糊饼依旧是馒首是佛亦空何十二类之与有。

三渐次。

或问三渐次法除其助因则身清净矣刳其正性则心清净矣此则违其现业则根尘二种不相流碍二种不偶识亦不生所以安隐且有一切如来密圆净妙皆现其中而获无生法忍似将及第矣何故又云从此渐修安立圣位耶答菩提本无渐次因摄众生之心而有渐次众生既著有而生则摄生处亦假相而进即法华之化城为歇其劳心以助前程也若是过量之人开口道着举步踏着夜夜同眠朝朝共起以何为渐复谁作次这是不读诗书人公案若是读诗书人此三渐次法正是会做文字了必须举乡试举进士然后得名得位也岂可不用圣位哉只是到那事业完备时归来林下依旧是个未曾读书人菩提涅槃休歇如是或又曰过量者不用渐次即名位亦不用乎答应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

十信。

或曰合论云此十信尚属生灭其说果否答曰然信有有内而发者有自外而来者自内发者本无生灭有外来者有生灭也何以见之如人初生下地手便知动足便知踢鼻便知出入气口便知号叫眼便知视此天则所不昧者乃性信也非习信也及长而根尘识相互起缘境便昧了日用中叫即回头吃饭便举箸穿衣便抬手矣即有具信者亦是教而善指而归盖自外来者也所以十信山除欲而生便有依倚此乃不得已为初学菩萨作一系马杨柳耳正苏长公云瞽者欲告之以物患其不识也则又以一物状之夫此一物状之则又一物也非是物矣又云道有至是者有用是者故其法常二犹器之用于手不如手之自用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今之十信者其器乎后之住行向地亦复如是。

五十五位。

予谓四十四心一心也五十五位一位也何耶干慧心者干其爱欲而生慧慧既生矣则灵台洁净一切善法自静中生即现前最初一着厥后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十地亦皆自此建立将去有是心故有是位也要知净信一着实菩提根本信此心而信此法则真性常住住即定也定而后行者则以信住自利而复能利他得利他己我与众生共回无为之心向于涅槃之路是皆止于至善之地到这里佛慧资生故有四加行四行既成则如土长苗似地之有发生处及至十地圆满与佛相齐而无功用可施故曰等觉到等觉已了知法位皆空依前只是旧时人故云始获金刚心中初干慧地也所以善财初参文殊者以智生智也即干慧心也逮得历过五十三员知识复蒙文殊摩顶者终归于智也即初干慧地也又诣普贤而记者得妙觉之用也所谓末后一句即未生已前一句也然法不离体内外本如何必南参知识遍历法位哉三藏法师云修习空华万行宴坐水月道场降伏镜像天魔证得梦中佛果盖颂此也太初云会得频来注我闲不劳涉水与登山往来长与君相伴觉后方知道不难盖明此也虽然如是痴人面前不得与仙说梦。

想举情沉。

予谓情与想似别而同也想虽轻举第所想者必先缘境而后想也情虽沉重发者必先由想而后动也盖想之相即心之所思思而存之于心故常虚悬渴仰此只以存想善法希冀道理一边论若见色而思见利而想见一切喜乐之事而存之于心此又属于情矣何也情乃性之所发也若发之中节即感而遂通之妙也奈何一见诸境着而不回痴而不脱故其源本清而浊也其根本飞而沉也其体本轻而重也岂吾人之性觉中有若是想若是情若是境相之多者耶总为一切惟心造也若想处不真则想亦情也若情能返照则情胜想矣道家有云情来归性初乃得称还丹六祖云无情无佛种者亦是义也经文以持戒持咒存佛存天之想为轻者纯于善者也以贪味贪财行淫之情为重者纯于恶者也所以善恶情想之中而有十分之例加感者盖专于善恶之论也岂区区想为轻情为重哉倘能纯情于善重亦可轻也若纯想于恶飞亦为沉也学者须

细思之或问曰经云心欲生天梦想飞举若飞心中善福兼慧似想自想而心自心也又云纯情即沉入阿鼻狱若沉心中有谤大乘似情与心为两样也请详示之答若飞心中若沉心中语虽别而义同也所以谓之心者知觉而后有也凡人之一生所作所为或善或恶唯心知之若相与浑忘则临终之时不现于前反能转业此之沉于心飞于心者谓临终之时知觉犹存也故善则超升恶则坠堕此谓被业转也安得谓情与想离吾心而别有耶诸仁者但能无心于事无事于心则外尘无所依内心无所为想非想而情非情天堂不有地狱本空矣咦虽然如是只恐依旧寻他舌头路等闲昧却空里步。

十习因六交报。

或问曰今人日用中举动谋为无不在此十习六交之中固难免其沉坠矣然则升举者亦在此十习六交之中以何方便而越众焉请不吝其说作将来眼答十习由六根而起六交由十习而结以根缘尘尘缘识互相幻成身口意之三业也若论沉坠升举在乎见性与不。

摩阿难顶告示阿难一节。

此一节乃如来舒金色之臂摩阿难顶且曰有三摩提名大佛顶又云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路何故于此依旧诘其讲堂林园之见竟未示出一门者果何门妙庄严路者果何路也要知此节重在不见如来见堂外者之句此中潜有此门隐有此路也然虽有为权教实寓无为至理世尊以此段而提挈阿难者盖以讲堂喻阿难之色身以如来喻阿难之性体以堂外喻阿难之尘境也柰何阿难不自觉了而移真遂妄所以世尊以此征为七征之首以此见为诸见之本能于此悟入者又安得不称为大佛顶哉。

七处征心。

昔陵行婆被赵州勘破哭声乃云赵州眼光灼破四天下州问之即令侍者问云如何是赵州眼婆竖起拳头州遂传偈曰当机觑面提觑面当机疾报与陵行婆哭声何得失婆亦答偈云哭声师已晓已晓复谁知当时摩竭国几丧日前机只如世尊问阿难唯心与目今何所在若是阿难得此妙心当时竖起这个拳头岂不令世尊拄口无言何更有此七征耶世尊原为垂手接引一事故以阿难为法缘开权显实使末代儿孙自迹及世间为一法也孰为造孰为犯孰为坠哉咦前日圆通寺无马便骑骡今日普贤庵天热便下河分明只是这此儿一任诸人唱哩啰。

十种鬼类。

或问众生既已非谤律仪犯菩萨戒毁佛涅槃则堕入无间理固然也云何出为鬼趣唯有贪物贪色乃至贪党等十种之因而出竟未见破律犯戒毁涅槃者作何鬼也请解其惑可乎答众生由有十习就有六交盖习与交即纯情也然谤律犯戒毁涅槃者岂舍此而别有哉如十罪中以贪为主贪而不返即痴也贪恨即瞋也此是意根之业乃根本罪中犯戒之首罪也贪物则有杀盗存焉贪惑贪罔贪明贪成皆出心之虚妄舌之奸诈谤佛谤法皆由此出罪之总者破律犯戒毁涅槃是也罪之散者贪物乃至贪党之十

罪是也括而言之不出五逆十恶故经文不重说耳。

十种人道。

据上十种则知人道参乎想明者十三合乎情幽者十七所以昏愚顽钝者多文明特达者少向上者少下流者多也然此界为五趣杂居故究其用心则人趣中五趣皆有复形者不止畜生一类如天竺僧皆域晋惠时■洛阳请僧作礼指文法渊曰此菩萨从羊中来又指竺法兴曰此菩萨从天中来又僧昙翼生时肋有雉毛故名翼因宿生听法华经得脱雉身故然则人中诸类皆有不正一类如富贵而慈善者似天中来克假而刚愎者似修罗中来贫贱而常冻馁者似饿鬼中来顽痴而无知识者似畜生中来常牢禁而囚首垢面者似地狱中来夫种类不同胜劣各异则知来路定非一处今则偏就畜生一道复形者说以见人身难得而袈裟一失人身犹难复也故裴公序圆觉云鬼神沉幽愁之苦鸟兽怀獠狘之悲修罗方瞋诸天正乐可以整心虑趣菩提唯人道为能耳人而不为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十种仙。

此十种仙虽优等于人然其所行之术皆属幻妄且罗汉以九次第定为坐禅法世尊犹责之为妄想缘影何况着认一色身而求寿相者乎故黄龙斥为守尸鬼玄沙呼为魂不散死人也或曰凡见修仙者多有显化之遗迹又有相传之验术似有所倚而不落空谈若近之修佛者不惟不见其显妙而反有不如意事岂若西域道者动彻渡水腾云或入定千百年一醒而阁维出其舍利似此亦令人有化城之想也而我辈何沓漠之答此辈纵履水如平地闪睛如耀日亦是妄想所成有为所就尽属外道波旬非大乘根器也又安知最上乘法与太空同体无为而彰以遍千世界为一只眼以无量有情为一个心其显化鸟得有穷之者哉彼地行者以食道为功且不知我之甘露浆禅悦食金牛饭云门饼赵州茶投子油一饱可以忘百饥矣彼飞行者以药道为功且不知我之阿伽陀药触之则根结皆消一念相应草服之则万苦尽除寿命无量矣彼游行者以化道为功且不知我于烦恼矿中炼出佛性金光遍世界耀满十方矣彼空行者以气精为功且不知我不依气息不依形色不依地水火风者是真空行也彼天行者以润德为功且不知我性水真空性空真水能现香水大海生长鸟昙世界也彼通行者以吸粹为功且不知我夜明符无尽灯灼破天地过于日月矣彼道行者以术法为功且不知我以不思議心持不思議咒则三世诸佛天龙八部立时护卫矣彼照行者以思忆为功且不知我终日思虑而未尝有所思虑正当恁么时本来面目自能圆照法界也彼精行者以交遘为功且不知我纯一无杂具足清白梵行之相一受形来在眼能见在耳能闻在鼻辩香在手执捉在足运■所谓夜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矣彼绝行者以变化为功且不知我之变化不造生死不求涅槃不染凡不入圣不居闹不居静不舍道法而现凡夫相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矣诸仁者若识着采药炼石运气持咒者是谁或者毕竟是谁便与和尚共一鼻孔如或未然且去深山岩穴里搬弄此精魂也罢。

三界诸天。

或问六欲天虽离尘扰而未能绝欲色界诸天虽离情欲而未尽形累尚有色质无色界天色空俱无而伏识现行得定果色此固以各所修因而得证故不能出三界者也然维摩室中散花天女与宴坐岩边献花闻法天人散花者变舍利弗而舍利不晓闻法者知无闻无说而空生欣取此两种天人不知生自何天而受自何师乃有如是之圣辩神通也而诸天何独滞碍乎且法华龙女具腥臊之质献摩尼而南方证果涅槃广额掷屠刀而成千佛一数此两者较之诸天又何如又六念中念天之法未审所念何天元圭付岳神之戒曰先后不合天心亦不识所合何天之心请详示诸种乃可答心佛与众生是三无差别岂诸天离此三种耶但执一不通妄成绝欲离情空色伏识之因故现三界天形也彼天女者知佛性本无男女之相则此身可任性而化随物不变正能化者不变之真也岩边闻法者般若了然则与帝释竖草何异龙女所献者岂世珠耶即性珠一呈三界锁殒何智如之若广额屠儿又不可与诸天共论也何也掷刀者已非广额乃千佛中一佛所掷也世尊岂肯犹豫不诺之云如是者正见千古老作家也所以诸天不悟于此执绝欲为绝欲而不知欲本无绝执离情为离情而不知情本无离执空色为空色而不知色即是空执伏识为伏识而不知知识即是智强于中研穷销碍舍苦觅乐舍乐归净殊不知舍有归无犹是逃峰而赴壑本无含那凡夫外道皆由不翻觔斗而致若能翻得觔斗则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痴通为般若诸戒定慧及淫怒痴通是梵行能如是即谓之六念中之念天也亦谓之先后所合之天心也夫天心者即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之说也柰何在天而不知噫。

发真归元。

或问若谓一人发真归元此十方(空界)皆悉销殒果如斯言则释迦成佛后无天无地久矣何以十方世界犹存耶答昔有问于袁中郎曰仲尼乃致中和者何春秋之天地不位万物不育中郎曰今人愁苦则晴日和风皆成忧隐今人快乐则疾风暴雨皆成畅适何关他天地万物事因人自得不同耳若在孔子分上实位释迦合上实殒但非粗浮者所能知见夫不殒则不位不位则不殒殒位之间总无见闻思虑尽之矣奚必深求哉。

魔王宫殿崩裂。

或问行人发真归元菩萨罗汉不相恼害者正所谓千圣同源彼此如一也然则魔王鬼神及水陆精灵以何因缘而宫殿崩裂自相惊惧耶答方等会上有无量尘属恼害世尊而世尊安详不遣唯文殊即入破魔军三昧定魔众当时脑裂而肌骨欲碎世尊兴慈复止文殊出定魔众乃云宁闻千万释迦佛名不愿闻文殊师利一名且文殊自白云魔非外来乃自己心境所招若能一心大定万虑冰销则内外魔境自灭以此观之喜有喜魔怒有怒魔烦恼有烦恼魔自性若无喜怒烦恼内境不出外境不入矣以是因缘能令魔宫崩裂惊惧者不亦宜乎或又曰心无境灭理固然也其后僉来恼害者何耶答那



伽大定无论森罗万象俱在定里蹉跎东入西出男入女出者即此定也是定若使魔王得遇即令转魔为佛初修行人未能及此虽入真修行路圣智未圆识阴未尽纵到三摩境界犹如不破明镜未免胡汉影来佛生相现稍失主持则魔王住舍矣要得撒手无碍请君打破明镜乃可。

五阴主人。

或曰正受禅师谓入三摩提者要在不迷五阴主人而亲识主人面目知主人住处若识其面目知其住处魔将何所施力岂待暖气渐邻始能销殒之说善固善矣但不知以何为五阴主人也若五阴中别有一主人所主则可谓真土矣何云五阴若即五阴而为主则成五主人矣何得归一请析其源答发而为识转而为智者此五阴主人也五阴以此为体此以五阴为用若驾船之师东西南北无一不晓乃生乃佛为实为权能为无量劫来生死本者此也即妙圆明无作本心者此也谓其灵灵寂寂者乃伊假面目也破灵灵寂寂而归之无所住者真面目也谓其罔象虚无者乃伊假住处也如如不动了了常知者真住处也昔有生问于见吾子曰今人所作所为无一不是灵性显现忽然气绝时未审这个灵灵寂寂的东西当归何所见吾子曰你今问我的时候这个灵灵寂寂的东西住在甚么处若识得今日所住处则知后日所归处矣若未知生又焉知其死哉故世尊谓庆喜曰汝若不识心目所在则不能降伏尘劳所以知其住处识其面目魔变为佛真无假何销殒如之不见古之宗师常自召曰主人翁复自应之曰诺惶惶着他时后日莫受人瞒复自应之曰诺呜呼此其可谓真知真识者也。

色阴区宇。

若云动静不移忆忘如一似打成一片而精明不为动静忆忘所夺可入三摩地矣云何又被色阴所覆盖色阴者由精明而有有明然后见色明即色之因也有明然后别暗明即暗之机也精明未脱如痴蝇之扑窗心望其明以求出不知有纸为隔碍也原见因明不知有隔也如此则未免落入色阴窠里又如飞蛾之扑灯亦求明也而不知身被明没即此一精明即是障道之魔军何关外来者耶昔袁中即过江陵夜见一僧于舟中自剃其首旁有曰何不点灯中即晒之曰纵有灯亦无用也彼自有真明在何用假明为要知入三摩地当用手中眼可也。

受阴区宇。

所谓得其体而不能使用者何也盖见诸佛心如镜中像此是工夫上事未是见性一着所以虽识寂然不动之真有在而未晓感而遂通之妙无穷也若得见性则无事非体无时非用无体而体无用而用何隔碍之有哉正如香严初见仰山而呈偈云去年穷未为穷今年穷始是穷去年穷时犹有插锥地今年穷时锥也无仰山曰师兄会得如来禅祖师禅犹未梦见在此点香严得其体处也一日香严锄地掷瓦击竹而有声即此有悟次而成偈于仰山曰我有一机举目视伊若然不信便唤沙弥仰山曰师兄会得祖师禅也此点香严得其用处也若得其用则识阴亦超何止受阴若未能得此如其魅魔之人

心固明了而不能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若布袋里老鸦欲出则不能出欲破则不能破左研右究心境炽然不免受阴之■有出也可不慎哉可不悟哉。

想阴区宇。

或曰从是凡身上历六十圣位已登圣矣何故喻为寐中寐语答古人谓修习万行尚成空华宴坐道场犹同水月纵见灵山一会诸佛圣贤亦是天台眼底之沙何况六十种络索行门不为真空体上之障碍哉所以龙女知献珠即授记广额明掷刀是证果故觉速而成亦速善财不知始参之文殊即末后摩顶之文殊则觉迟而了亦迟从是凡夫上历圣位者正善财边事也故喻为寐中寐语何也试观睡熟之人而有寐言及至于惺了不可得亦不自知可见六十圣位是人虽进历修而自性不相干涉此惟不寐者知有梦觉之差到地者识有顿渐之阶也渐中之路既繁则乘间之魔亦扰参理之想既生则区局之阴方起又岂能如献珠掷刀者之畅快哉祖师云见道方修道不见复何修道性如虚空虚空何所修遍观修道者拨火觅浮沤试看弄傀儡线断一时休又云道性本无修无修自合道若起修道心斯人不见道昧却一真性反人闹浩浩若逢修道人第一莫向道能会此老数转语始信搬柴运水汉即是放光动地人。

行阴区宇。

或问既云了罔陈习唯一精真则识阴已现矣何故行阴犹未尽答想阴如大流行阴如波识阴如澄冰盖想即六识行即七识识即八识也想阴已尽六识灭矣灭即为七识之半分相又能见诸十二众生者是则精要复生矣生则又为七识之半分相也有此生灭之境则清扰犹在安得不为行(阴区)宇也故楞伽所谓不觉五阴自共相是自心所现不实计有七识身由此观之修行不知者于中起染故成十种外道也楞伽又云恶心出佛身血者正以空无相愿三无漏智断彼七识妄觉染污盖以染如血也。

识阴区宇。

或问行阴已尽则生机隳裂而感应悬绝矣且能六根虚静不复驰逸而内外湛明矣因何犹是识阴区宇未曾破也答若欲破尽识阴须凭甚深般若中间少留见闻少着思议依前又是铁山铜网虽云六根虚静犹若六根在也虽见内外湛明犹有内外影也且又观由执元这里纯是第八识生理如镜在握何尝破得此局所以破后之相六根互用则六根之门已销明若琉璃■内外之境俱化方得名为向上一着也故镜清和尚问灵云曰混沌未分时如何云曰露柱怀胎清云分后如何云曰如片云点太清清云祇如太清还受点也无云不对清云恁么则舍生不来也云亦不对清云直饶纯清绝点时何如云曰犹是真常流注清云如何是真常流注云曰似镜常明清云向上更有事不云曰有清云如何是向上事云曰打破镜来与子相见盖瞻顾精色观由执元之处正是真常流注不知者于中妄度故有向下十种外道要得本无留碍须打破镜也天童拈曰且道打破镜来向甚么处相见还会么清秋老兔吞光后湛水苍龙蜕骨时。

诸根互用。

或问诸根互用之法如何解答互用有二不见性者互用则为十习六交即百姓日用而不知永嘉所谓触涂成滞也见性者互用则为三十二应三类化身古德所谓随流认得性无喜亦无忧也然诸根可合而入于一一根可分而散于万一处不见减万处不见增又安知有非一非万之所以然者哉昔仰山问中邑如何是佛性义邑云我与你说个譬喻如室有六窗中安一猕猴外有人唤云往往猕猴即应如是六窗俱唤俱应即云只如猕猴睡时又作么生邑乃下禅床把住云狺狺我与你相见盖六根犹六窗也猕猴犹佛性也人只知六根有见闻觉知而不知所以见闻觉知者性也若在见闻觉如上用心则诸根不能互用若在本来性体上任运则一根能作诸根用诸根圆成无量觉正所谓无边刹境自他不隔于毫端十世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也。

八识因缘说。

世界未成色身未就总一性觉妙明即真空圆湛之体儒家所谓无极而太极也盖此妙明一现则如镜生明即名真常流注楞严谓之觉明为咎者即阿赖耶识也此识空空洞洞灵灵皎皎如罔象虚无之相楞伽所谓譬如巨海也海者能纳众流若镜能照万象故曰含藏又为心王然海之水澄而净为静彻而波为动动则生而静则灭即心王之中灭则真而生则妄也既有真妄生灭则成业识号曰末那识楞伽所谓识浪也然又名之传送者何也盖此识依真染妄缘妄乱真忽有忽无乍生乍灭故曰传送也传送由知而有知由想生知妄知真知有知无知生知灭者第六分别意识也此识由境而知境由根偶而对故眼能识色耳能识声鼻能识香舌能识味身能识触色声香味触纳之于意而分别其美恶淑慝精粹幽戾者即意之法尘也楞伽所谓斯由猛风起也所以八识因七识影现七识因六识染习六识因五识分别五识因六识揽境然五识非因六识不能揽境六识非因七识不能分别七识非因八识不能染习八识非因七识不能影现当自性觉妙明真空圆湛之初一识尚无何况有八只因一觉明则散为见闻觉知同体异户十八境界牵缠十二因缘钩锁栽下三世革囊也楞严既曰若识阴尽则汝现前六根互用从互用中便能超过十地是必有下手处或曰五识不着诸相六识不分别取舍则七识灭而八识无生矣其得互用可乎曰美则美矣犹落云门病处天童所谓船横野渡涵秋碧此颂到法身处未免棹入芦花照雪明此颂直饶透脱放过即不可也又曰转而成智可乎曰转则落于渐次矣只饶转到大圆镜则心经又谓无智亦无得者何也曰然则何以返还之曰真空太虚也以一气而化生万物者道也天性也有虚然后有气有气然后有灵有灵然后有觉有觉然后有知知然后明明然后生生然后化化化而生生者即生灭灭生也无同异中炽然成异也若欲返还如天目中峰云一味生擒活捉百般大用全提正永嘉不肯摘叶寻枝处汝但眼如眉鼻如口心如发脚如首则眼为天则之眼而见此性耳为天则之耳而闻此虚鼻为天则之鼻而调此空舌为天则之舌而尝此真矣夫如是则五蕴为空如来藏也根尘识为不空(如来)藏也七大为空不空如来藏也得不成互用哉咦才闻枯木里龙吟又道鼻孔解撩天。

转识说。

盖性觉之妙明者天然智慧也法华所谓无师智自然智也及至转为觉明而生妄则是转智为识也今欲转识成智须明逆顺之理逆顺者即妙明之心向外生妄而影现为顺为识向内明性觉而真实为逆为智道家所谓顺则生人逆则成仙也或曰此中何以见其四智之妙乎曰得到返本田地即是入门见释迦出门遇弥勒眼识见色色即是空耳识闻声声即是法此正一相中得见弥陀也古有云任运即常而知则合本妙远时失候而觉则合妄尘倘能应物不迷此即成所作智也意者主于分别取舍若能见有亦有而不有见无亦无而不无遇分别与之分别而常一遇取舍共之取舍而不变斯则谓之妙观察智也传送识者有风则有浪无风则浪绝虽前六识既不分别揽境则销其粗分矣然而依附觉明则生灭之根犹在但能灭之以气生之以虚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常常积尘斯则谓之平等性智也如来藏性不离含藏八识此识似镜常明故号真常流注若能打破镜子则大地法王身全身华藏海斯则谓之大圆镜智也虽然如是只饶踢翻沧海遍地尘飞喝散白云虚空粉碎的到来祇许一半。

销安逸鬼说。

吹万子一日出泥洹之室处法王之殿当斯时太音力声太素方形唯以何三昧为涉世具嗟彼阐提曹抱尘焰于阎浮耽鸢鼠于器界其智莫吾信也而髡头哑者蔽摩尼于衣下眨圆影于眼底其智莫吾进也吾为昙无竭俟洒血波伦而当机乎欲为莎陀词作不请之友而醒之乎噫俟则有待矣别足而泣玉者几谁智则有悲仰矣药草之三根易庇其不请之友不择主人请事斯以决己而殿旁有言曰自古高上之士不入而藏不动而扬且有坐卧松岩饱刍粟以自乐况复春山之钓甘贫贱而肆志乎梅熟深山者以芥叶流通而设问此果莫辩岁时则见风薰雪冽为一色何怡怡然自得焉若何必汶汶于物浊浊于尘徒卖舌根于齿上而竟莫怖其杜口者坐断耶若无以上林子规为聒耳也请思之吹万子聆其说瞩之四方则有声而无形喟然叹曰彼何人兮乃不可踪迹之若是其语也询诸人圆主人主人曰阗阗寂寂灵灵皎皎吾之质也销以复吾太无之初随其圆湛依其性觉不有而有不无而无吾之极矣奚暇言语为哉请问诸平等公公戕真返体作用者吾先有之今则闭门打睡青黄不关其色金石丝竹不关其声若水之常性随圆不识短长语则吾未之出也请问诸妙观察长者长者曰剖砮砮以别玉析鱼目以辩珠吾能之也而后是有是无则随是非有非无则随非是非群起灵台物蔽得摩诃衍大德以无住益我无心唤我忽尔见闻觉知无障碍声香味触常三昧矣语则吾不能也请问诸垣外五老五老曰拙本太元之根灵荒之母遭六动之牵缠七绕之繁系归则同门出则异户轩辕氏名吾曹为五贼良有以也今则遇怛阔丈人以玄珠而易其睛以无弦之琴而夺其声以天籁灵灵而变其面孔以谷响潮音松声竹韵而换其舌根又复以枯木寒灰而转其四大使吾曹脱脱然成所作处而无心此尚无心孰为有心而出诸言乎先生宜自反慎勿将心外求若警耳回头彼身自露也

吹万子遂柴其中稿其形灰其心问之无答举之无陈绝情绪于气漠理庖刀于络经安  
详自若额规规而频频少焉殿侧之语者果露其形也吹万子咄然责之曰若乃安逸鬼  
也若之所以安逸者非安逸之所以也若常饭梁啮肥以可其口毛褥纺丝以厚其身衣  
食足而思安安而逸逸而倦不展七佛之仪不筑五王之阶况复知有饥者在巷寒者在  
林陷溺者在颠危哉若不见夫白蟒处幽邃于二千岁者好静之比丘也目放品光而渡  
河不以筏者黄檗所呵之神僧也如獐独跃不保其群者瞿昙所病之辟支也虽然巢父  
许由善卷子陵为上古之隐君盖彼一时者也又安能为我今世之觉有情者哉若何以  
子规启我其归去来明时吹万子欲痛之以棒窒之以无阴阳地安逸鬼厉尔厉声曰影  
之所以弄者童儿也象之所以舞者狂夫也弃影劳形则不可处阴灭影固其然先生知  
我为鬼宁知我亦真乎知我为影宁知我亦形乎夫鬼之所以为鬼者识也吾有时而鬼  
复有时而真有时而鬼见闻觉知无不鬼有时而真视听言动无不真先生莫轻错过我  
也吹万子曰吾善知若为鬼者返识成智融智而后有知也不知若为真者销鬼为真脱  
真而后相圆也若但知汝之安逸为是又乌知汝之安逸为非哉盖不知安逸之所以而  
安逸也若将何归焉安逸鬼请示安逸之所以吹万子曰夫安逸者匪一匪多若种莲花  
于大焰坑中跌正觉于碎刀树上者此麝提之安逸也蹈三月聚粮之程而脚跟不趄于  
户者动用之安逸也唱悬河之舌根而海口无声者说法之安逸也又乌知有一身无量  
身一空无量空收一息而万有全彰遍十方而一毫不露其安逸何自然耶岂与尔默默  
于一界一身蹑蹑于一心一眼者同日语哉鬼闻其旨恍若失魄丧神啾啾然曰愿同游  
安逸矣愿同游安逸矣继而大圆主人而平等公而妙观察长者而垣外五老异其口而  
问音曰安逸鬼销矣吾曹亦愿先生销之吹万子曰若辈不在销而在融也予唱之而若  
和之唱之以无声和之以无音无声则昏昏而默默无音则杳杳而冥冥混沌之精乃吾  
之门予与若共游广莫之源于何有探寥天之一于无生大圆主人曰善。

一贯别传卷四(终)

嘉兴大藏经 一贯别传

一贯别传卷五

西蜀忠州聚云寺沙门 广真 着

法华经

总说。

法华经者乃华严会上未了公案只因二乘学人在菩提场中不知身汨大海中犹  
然叫渴不知头触极笊边犹然叫饿世尊只得曲为中下向鹿野苑调跛驴医瞎马暂以  
涅槃一日之价延之彼等自甘满足不求向上一路复对大乘菩萨而痛加贬斥故号方  
等会也然贬斥之间尚尔安恬不识言忠逆耳又复命广宣摩诃衍法以导菩萨而彼等  
只作传言送语于自本性不相干涉所以无量义经无量义定由是而入由是而说也原  
始要终总是如来藏身华藏世界中事分之五时一之半满而已此经家序经之法也若

在衲子分上则二乘人在菩提场中未了者正是广度众生四弘大愿也惟虑遮那藏身大了小不得庄严世界多了少不得末代儿孙将何悟入以何抵止不免妆聋卖瞽含声忍气庶几世尊改废绳墨变其轂率矣吹万颂曰蝶脸苍胡才老叟一回换面叫孩儿分明为人千人耳雪曲巴歌转变吹又云唤马何曾马呼牛未必牛四十九年无一字将华翳日教谁瘳。

佛说此经已结跏趺坐。

世尊上座文殊白椎谛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二十七祖曰贫道入息不居阴界出息不涉众缘常转如是经百千万亿卷六祖谓法达云三车是假为昔时故一乘是实为今时故只教汝去假归实归实之后实亦无名应知所有珍财尽属于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无用想是名持法华经从劫至劫手不失卷从昼至夜无不念时也梵天答须菩提曰尊者无说我本无闻无说无闻是名真说般若傅大士上座才按尺宝志公曰大士讲经竟士便下座据此数端从上佛祖相传真经更不假文字语言搬弄唇舌也故法华首序经者云为诸菩萨说大乘经名无量义教菩萨法佛所护念佛说此经已结跏趺坐等语正见此部真经乃诸大菩萨方能究竟一切声闻缘觉所不能知其能知者特文字语言耳所以一部法华从趺坐后人定放光疑问宣说种种因缘譬喻言辞而成七卷较之为菩萨说者已落第二义矣古德云饶汝道得只道得八成谓非闭门打睡接上上者之机也盖无量义者即诸法知义也自觉觉他其妙无穷其义无量开口道着举步踏着睁眼观着张耳听着动手捧着起念忆着所谓夜夜同眠朝朝共起也故文殊白椎者白此经也二十七祖所转者转此经也六祖付嘱法达者付此经也梵天所答须菩提者答此经也傅大士所讲者亦讲此经也是则是只恐无人担荷得空教明月落秋波。

尔时佛放眉间白毫相光至起七宝塔。

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第此路人人本有个个不无祇因迷悟不同见有差殊如世尊上座文殊白椎在在师子颯呻处处象王动步乃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良由二乘声闻含有悲愿不免代诸众生受苦欲令世尊旁通一线也所以入于无量义处三昧放东方万八千光光中影现六凡四圣世出世间一切诸相即布袋和尚所谓把一个囫囵囵的太极儿弄得粉花碎矣幸物物各有一太极在且喜弥勒起疑文殊说破二人打鼓弄琶引往证今重翻一层公案直尔现前将来有个入处儒云易邦之字曰国此则易佛性之字曰光光中所现万象森罗即无形之理也弥勒即慈心也文殊即妙智也盖此光此理此心此智在众生中日用而不知故六祖云一切众生自蔽光明宝爱尘境外缘内扰甘受驱驰便劳他从三昧起种种苦口劝令寢息莫向外求以此观之则放光东照又示全部法华矣故中郎先生曰一光东照已尽了法华经之大旨其后种种方便譬喻因缘皆不过法华经之注解耳昔古灵禅师行脚回受业师遣令执役一日因澡身命师去垢乃拊背云好所佛殿而佛不圣本师回首视之师曰佛虽不圣且能放光又古德云汝

等诸人各自有无价宝珠从眼门放光照见山河大地耳门放光采领善恶音响如是六门昼夜常放光明吹万曰且道此光与佛眉间所放者是同是别若道同枯藤破衲公何事若道别依旧南山一色青。

不退诸菩萨其数如恒沙一心共思求亦复不能知。

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难解之法唯佛与佛乃能究尽至于声闻辟支极其神力度量皆不可得此固然也其不退菩萨者已到等觉亦何缘而不能知耶吹万曰思求二字即障蔽第一希有难解之法的种子亦由异熟未空故如是耳六祖云诸三乘人不能测佛智者患在度量也故谓门人曰不思善不思恶正当恁么时那个是上座本来面目以此观之正所谓离心意识参绝凡圣路学也。

五千人退席。

此退席四众人不知是从菩提场中来者亦不知是法华会中来者若是菩提场中应与舍利弗等一龖同参何得退席若是法华会中犹皆倍于舍利等乐闻亦不合退席此等何因而出此心行耶吹万曰退席者谓法执未空故增上慢乃于佛法中若聚聋而鼓是心退而身未退也佛说决定毗尼经曰若有比丘作是思惟欲断贪欲欲断瞋恚欲断愚痴名增上慢贪欲法瞋恚法愚痴法异诸佛法名增上慢作是思惟见有所得有所证有解脱见诸法空见于无相见于无作见有诸行见有诸法一切法不可思议不应思议诸法空无何用精进名增上慢五千人或是耽着此法所以退于佛席也怎如百丈卷却席只得马祖退归方丈去。

如是妙法诸佛如来至言不虚妄。

世尊自趺坐入定放光无不在转此妙法而舍利犹然三请正所谓直待金星现归家始到头也世尊至此亦藏闭不住只得手示明珠绝其五色故云如是妙法盖如是者只这是也即趺坐入定日用寻常中事就是这个妙法若无此法安显寻常日用所以诸佛如来时时在说这时字即因时行焉之时字乃自不能隐者何尝隐乎尔也优钵昙花乃灵瑞之物极难遭遇其花有树名尊树王若此花一生世即有佛如瞻部州轮王之路轮王未出此路则被海水所覆这两种亦特喻耳时一现之时字即此妙法所现之时正若此花此路之难值所谓过百三十劫今乃得一见也何耶谓妙法即人人本具之真性此一迷则沉沦沙劫即似优昙之不开王路之不现倘直下承当见自本性证真如佛即若优昙之时现王路之出水也如执相为待时之义观则如花之遇果有至多之年然而世尊于四十年前未曾说也若果未曾说则善财童子无言童子睹良久之外道供欢悟之梵志受掌珠之天王竖茎章之帝释此又作何而悟作何而说也亦必待优昙之间而说耶亦必待王路之现而悟耶若四十年前未说于此法华始说则世尊临涅槃时文殊白言请世尊再转法轮世尊咄文殊我住世四十九年更未曾说出一字汝请我转法轮是吾曾转法轮耶此又何为而然哉盖如是妙法无说而说不闻而闻岂若如是我闻信受奉行之类可比也有以远近观大小论者请看李长者云无边刹海自他不隔于毫端

十世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又观汝等当信佛之所说言不虚妄乃可。

是为诸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

土尊以佛知见为一大事因缘盖知属心而见属目何楞严又谓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斯即涅槃于此大相矛盾耶吹万曰诸佛众生通共一知见以相举之则尘劳先起故云心目为咎以性用之则海印发光故曰大事因缘然开示悟入四字总为众生边事谓即众生知见而开示悟入诸佛之知见也返流旋真因见而缘知缘知而超脱任运即常因知而缘见缘见而无住皆从一性上起用故云大事故云妙法故云出现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词虽异而理则一也慧聚菩萨曰无明爱出即是佛出贪恚痴出即是佛出以是观之则诸佛知见何尝离于众生而众生亦何尝不用哉故六祖云一大事即佛知见也汝慎勿错解经意见他开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见我辈无分若作此解乃是谤经毁佛也佛既是佛已具知见何用更开汝今当信佛知见者只汝自心更无别体古人云道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辩香在舌谈论知者唤是佛性不识唤作精魂汝等且道那个是佛性那个是精魂。

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

古德云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难睹欲识大道真体不离声色言语今之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者盖称处即成处此道即佛道也吹万曰人人有个塔庙人人心常散乱奈何散乱而不入入而不念佛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诸佛两足尊知法常无性至导师方便说。

法本法无法何尝有性以其无性故能性其一切法性此慧足也佛性本无可见因缘然后得见故云从缘起然起处见处缘处说处无不是此一乘之法此福足也大集经慧聚菩萨曰一切疑网烦恼者即是佛出何以故若如是等法不出世者佛以何缘出现于世虚空藏菩萨曰若不见有法从自性他性生者则见因缘若见因缘则见法若见法者则见如来若见如来者则见如若见如者则不滞于断亦不执常若不常不断者即无生无灭以此观之则二大士先得法华之妙旨矣但此妙法本无定位不居世间亦不离世间在圣不增处凡不减处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寂不变不迁不来不去以其无定位故能住于一切法位盖法位即六凡四圣之十法界所以世间之相即常住之相夫如是则举足下足无非道场然此道场惟佛与佛乃能知之复能作导师而方便为人解说笠判刘经臣曰种种方便皆是亲切为人然祇为太亲故人多罔措。

舍利弗我昔教汝志愿佛道汝今悉忘而便自谓已得灭度我今还欲令汝忆念本愿所行道故。

人人在空劫以前佛未出世时本是一个圆陀陀光灼灼的东西志愿具足只为翻觔斗落将下来所以见闻觉知色声香味种种烦恼种种无明当面热瞞并将圆陀陀光灼灼志愿具足的东西悉忘之矣或时暂得心念寂然不向外驰如急流水望如恬静自谓已得涅槃不趣竿头一步今日被如来老古锥于舍利面门痛割渠也只得眼见如盲



口说如哑向空劫以前承当佛未出世时会取方知道不远人人之于道犹鱼之于水未常须臾离也惟其迷已逐物故终身由之而不知古德云万年仓里栖饥馑大海中住尽长渴当初寻时寻不见而今避时避不彻到这里授的记的从来因果不昧如龙女呈珠当阳出现故号以华光如来为人天师提刑郭祥正曰白云岩畔旧相逢往日今朝事不同夜静水寒鱼不食一炉香散白莲峰六处授记者亦复如是 大通智胜佛十劫坐道场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李长者云若废文殊存普贤所有行门皆有漏若废普贤存文殊所有寂定是二乘若废佛存文殊普贤佛是觉义无觉者故今之久坐道场尚不得佛法现前而成佛道者则以寂静与觉具足而普化行门未满足也然佛法为度众生而有必待所化者现前佛法亦现前也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方为了当佛境界经世尊问文殊曰诸佛境界当于何求文殊言诸佛境界当于一切众生烦恼中求所以者何若正了知众生烦恼即是诸佛境界故觉义名佛不觉名众生佛具众生之全体众生具佛之大用不觉而后觉众生而后佛也佛证众生之本源众生显佛之性体即不觉而觉即众生而佛也若是空劫以前消息何更有许多络索佛字亦空尚何法之有故般若经文殊师利答舍利弗云佛非佛不可得无有言者无有说者庄严菩提心经云若于一切法无所得是名为菩提为始行众生故说有菩提又云若于一切法无所得是名得菩提然于是中亦无有心亦无造心者亦无有菩提亦无造菩提者亦无有众生亦无造众生者乃至亦无有佛亦无成佛者大众既无有佛因何号曰大通智胜吹万曰古人道恁么恁么几度白云溪上望黄梅花向雪中开不恁么不恁么嫩柳垂金线且要应时来。

入如来室着如来衣坐如来座。

经云如来室者一切众生中大慈悲心是如来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来座者一切法空是能说是法华经者具此三法则全身皆法矣何更别有法华耶彼其慈则上与诸佛同一慈力其悲则下与六道众生共一悲仰而忍辱者即如如不动之真法空者即诸法如义之旨故有其慈悲则吾性之观音能施三十二应矣有其忍辱则吾性之药王能燃身供养矣有其法空则吾性之妙音能入现一切色身三昧矣若离此三法而说者即为谤经毁佛又岂能脱落皮肤而见真实脱落繁柯而见旃檀哉昔谏议彭汝霖居士手写观音经施圆通通拈起曰这个是观音经那个是谏议经公曰此是某写的通曰写的是字那个是经公笑曰却了不得也通曰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公曰人人有分通曰莫谤经好公曰如何即是通举经示之公拊掌大笑曰嘎通曰又道了不得公礼拜所以古人常以自己之法利人更不数借他人珍宝签判刘经臣居士曰余一夕开悟凡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思口之所谈手足之所运转无非妙旨得之既久日益见前每以与人不能受试观此老数转语令天下禅和子垂涎流涕去也噫。

见宝塔品。

昔南阳忠国师将示化辞肃宗宗曰师灭度后弟子将何所施师曰告檀越造取一无缝塔帝曰就师请塔样师良久曰会么宗曰不会师曰贫道去后弟子应真却知此

事宗后问应真真良久曰圣上会么帝曰不会真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黄金充一国无影树下合同船琉璃殿上无知识据此一段公案则见宝塔不离释迦之全身而多宝如来又岂外能仁之妙性哉盖全身无相借宝塔以现形妙性无声托多宝而呈响所以塔中出大音声叹言善哉然多宝实华藏之体释迦诚藏身之用全用是体全体是用故华严会中将娑婆世界置华藏界里法华会上移华藏世界置娑婆界中且释迦按指而开塔多宝分座而令坐二世尊之所示者得无现从本体起用之消息摄用归体之奥窍乎经云如来不久当入涅槃欲以此妙法华经付嘱有在但以此二字要看得重不是白纸黑字唤作妙法华经也不是黄绢赤轴唤作妙法华经也正谓此一大部经密而示之则曰定曰光曰昙华曰知见显而示之则曰塔曰多宝如来曰释迦曰十方化身时时顿在诸人面前只是无人觑着不肯流通吹万曰只为有妙法华经在所以诸人当面错过不能担荷若是服了巴豆大黄的即如大心凡夫一肩担荷了也何以故但得雪消去自然春水来。

提婆达多品。

昔提婆在地狱时佛令阿难问你在地狱安否曰我在地狱如三禅天乐又令问还求出否曰我待世尊来便出阿难云佛是三界导师岂有入地狱分曰佛既无入地狱分我岂有出地狱分据此数转语则提婆果能说法华矣或问教中常云提婆劫劫害佛而此经云昔为说法今为授记者果何义也吹万曰舍迷求悟不知迷是悟之钳锤爱圣憎凡岂识凡是圣之炉鞴要知提婆于刀山剑树上转大法轮释迦于镬汤炉炭里成等正觉也无提婆安知能仁之广大无能仁孰晓提婆之劝助正所谓妄想兴而涅槃现(尘劳)起而佛道成故佛昔于饥世化为赤目大鱼闭气不喘示为死相木工五人先以斧斫其肉佛时誓言于当来世先度此等先愿与其无生佛后为忍辱仙人又被歌利王截其肢体今少会中憍陈如者即昔之木工与歌利王也由此二翻之割截成就释迦之慈悲不然则饥世之檀度深山之忍辱复何缘而得耶盖提婆善说法华即木工歌利之法也世尊今与授记即先度憍陈之誓也所以憎心妙法原同体冤家知识本不异。

龙女献珠。

击竹醒昔时之未悟此香严也睹花呈今日之当机此灵云也是二老者得不与龙女同其事业哉盖龙女所献者非天王所观之珠乃世尊所示之珠也此珠人人本具个个圆成非久参旧学之可比即八岁亦得之也非四生六道之可择即畜生亦现前也要知此个因缘若斗春之万卉时节到来妙理自彰何更假授记之后而始证耶即往南方无垢世界成佛者李长者云南方为明为正以上离故离为明为日为虚无即无垢也举众遥见者明三乘权学信而未自证故故言遥见大法界一真自他相彻若当自得焉得称遥见也应知龙女不履三乘而了在一乘之旨不倚权门而真达单传之性妙法华经付嘱有在于此也古人道若人生百岁不会诸佛机不若生一日而得决了之龙女盖如是乎。

药王妙音观音三菩萨。

药王然身供养日月净明表空我法二执故菩萨名喜见三昧名现一切色身妙音以伎乐宝钵供养云雷音王亦表空我法二执故菩萨名妙音而三昧亦名现一切色身观音出供养古观音如来故菩萨名观音得身成三十二应是三菩萨名虽不同所证三昧无二要知药王之忍辱妙音之法空观音之慈悲密而言之通■一个如来全身也显示之又是一部妙法华经也能持此经者若忍辱而不得法空则心量不大若证法空而不行慈悲则教化不广必须入此三种法门方得流通何以见为如来之全身盖忍辱得色身之妙法空得音声之妙慈悲得观音之妙是色身中有妙音妙音中有能观者也易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郡子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玄酒味方淡太音声正希斯言如不信更请问庖羲妙音观音须从这里过。

华严经

总说。

一部华严世界海惟一毗卢遮那身具之此毗卢遮那身惟一释迦妙性具之此释迦妙性惟一众生心具之众生之烦恼无边故诸佛之法界亦无边众生之念念无际故现相之菩萨亦无际众生之分别无穷故文殊之观察妙慧亦无穷众生尘刹之妄想无尽故普贤应化之行门亦无尽然是中有因有果有体有用全果是因全因是果全用是体全体是用入法界品之善财乃自性之觉体文殊普贤及五十余员善知识乃性中所得之心法斯则全因是果全体是用也世主妙严至离世间品品中之毗卢遮那乃如来藏身之觉体文殊普贤及信住行向地之诸菩萨乃华藏世界之本根斯则全果是因全用是体也故知心性觉圆则藏身与法界全彰智行具足则文殊与普贤共命所谓应观法界性一切惟心造也古德有云若端的一回汗出便向一茎草上现琼楼玉殿若未端的一回汗出纵有琼楼玉殿却被一茎草盖蔽吹万曰螻蛄人蚊眉不觉为甚不觉只因太近。

世主妙严品。

佛是众生之主众生是世界之主世界是太空之主如之何其然耶有而不有而无而不无者体也不有而有不无而无者用也若是则世界不离太空而立则诸佛亦岂外众生而别有哉要知太空世界诸佛众生共有所主之者一声落地威音之那畔已来一息成氤华藏之前境俱布所以天得之而上地得之而下四维得之而为经纬表里二仪得之而为升降循环万物得之而为生为杀鬼神得之而为吉为凶在佛得之而为天中之天圣中之圣矣今之所谓世主妙严者何耶盖此世界中天龙八部等类类皆得此妙而解脱皆得此妙而盖严显大威德示大神变者此也入圣降凡弘音广赞者亦此也由世而现即世间之主也住世而尊即世间之尊也妙严之称岂徒然哉文殊问维摩曰善不善孰为本答曰身为本又问身孰为本答曰欲贪为本又问欲贪孰为本答曰虚妄分别为本又问虚妄分别为本答曰颠倒想为本又问颠倒想孰为本答曰无住为本又问

无住孰为本答曰无住则无本且道世间主与无住本是同是别。

普贤三昧世界成就华藏世界。

普贤菩萨乃毗卢遮那之用神彼佛从无量劫前修普贤行故于菩提场中始成正觉然始不离终全终是始既修普贤之行而成普贤之德则种种三昧种种正受种种光明应合普贤知之也盖理智无边名之为普智随根益称之曰贤此无边之理随根之智在最初毗卢已先得之乃尔举果劝乐生信亦不免遮那之齿传神于普贤之舌又岂外清净之源假托于万类之真哉如云承佛神力入于三昧此三昧名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者则化母之机春象之锦已尽漏泄矣所以世界成就品中广说诸佛十种之智海世界之依住世界之差别形由业世界之差别体世界之庄严差别所修行之方便愿力世界之劫住不同由业劫随业而转变净秽一切世界中如来出现无差别等法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此非万行之长子孰能于斯善简众法也或问曰普贤才说众生世界成就复说华藏世界果且两世界乎吹万曰众生众生者即非众生是名众生迷去真如成儻侗佛法不是鲜鱼那怕烂却悟来佛性是颠预又隔一重关这里会得何妨华藏与众生不同如或未然依旧天堂与地狱相对古德云身在海中休觅水日行岭上莫寻山莺啼燕语皆相似莫问前三与后三。

毗卢遮那品。

或问毗卢云种种遮那云光明遍照谓此佛以法身悲智设种种教行之光遍照一切破众生之业暗者也然而品中唯言过去世界劫城之严华轮现佛王臣之供独不说其遮那之体为何如合论云此一品经来文未是未有结终之处共说果否吹万曰合论之言特究其经文之起结耳若揆其大旨则喜见善慧土之太子大威光者见胜云佛之光明已以昔所修善根力故即时证得十种法门而承事供养此佛灭度已次复有佛名波罗蜜善眼庄严王复行供养即得念佛三昧庄严王涅槃后第三如来出现名最胜功德海大威光已即王位随以眷属人民七宝而行供养又得大福德普光明三昧复有佛出号名称普闻莲华眼幢是时大威光已终神生寂静宝宫天城中复于彼城来于佛所供养还归本处而止自予观之则佛华之毗卢遮那即胜音之威光太子也此就其来文未是之处说若是于这里会得则毗卢全身是世界遮那妙性是光明以妙性映全身则遍体无不照矣以光明耀世界则种种无不彻矣故世界名胜音劫名种种庄严香水海名清净光明城名焰光明道场名宝华遍照佛名一切功德山须弥胜云光名起发一切善根音王名喜见善慧太子名大威光此非种种光明遍照而谁耶即而印之以世界海城道场为遮那可也以现佛光明王臣为遮那亦可也前所云遮那者遍照也吾人行住坐卧视听言动何常不在遍照只恐才移净瓶来又道古佛过去达。

观察十方。

十者满数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盖一三五七九天之阳数也阳以生之二四六八十地之阴数也阴以成之故云天数五地数五又云二五

之精妙合而凝此数既就则根身世界由此而立即百亿须弥百亿日月百亿四天下亦不外此而成也故经之八部天龙夜叉波罗蜜门及信住行向定忍所有诸佛菩萨皆以十数而表之者亦此义也所以一念观察十方俱遍性固有之矣。

如来名号四圣谛光明觉菩萨问明净行贤首六品。

性理云天之道尽之于地矣地之道尽之于物矣天地万物之道尽之于人矣人之所以为人者非人也乃所以为人也故天地万物以之而成形以之而得名佛之名号亦复如是大名号之所由来又不外乎众生也盖种种无明种种烦恼种种颠倒种种妄想乃众生之苦谛众生之集谛若在这里拽转头来即如来之道谛如来之灭谛所谓贪瞋运菩提正路痴爱成解脱真源也或问文殊以何因缘而善能分别一切诸法才说名号四圣已而于光明品中复现百亿世界百亿文殊百亿贤首等菩萨百亿不动等智佛何也吹万曰因该果海果彻因源这一光照正是如来将无量劫前因地修证尽行披露欲令众生自信担荷去也合论云法界乘中以根本智为信心谓直信自心分别之性是法界性中根本不动智等佛金色等世界是自心无染之理文殊是自心善简择妙慧觉首目首等菩萨是随信心中理智现前之义通云十者正显圆满无欠之根信也所以文殊十问通身是病通身药觉首主答遍界全真遍界尘智首菩萨一百一十问者为成十信之行自呈白净无染之智也文殊说其一百四十净愿之门者欲令众生便于生死海中所有见闻觉知一切诸行悉皆清净得入普贤行愿也盖贤首者以佛文殊普贤之果行而成信者之初首也然妙慧出三业之源智理随一心之变无我无文殊无我无贤首遮那岂外乎日用哉无边刹海之圣众十世古今之仪范总归遮那本具之事业耳弟吾人情生智隔想变体殊似乎达之矣若即情达本即想会心夫何远之有李长者云能随缘自在者即此毗卢遮那也旨哉斯言。

有胜三昧名方网等颂。

或问此方网三昧菩萨处乎其中或东入而西出乃至余方入而余方出或眼根入而色尘出乃至意根入而法尘出或童子入而壮年出乃至天身入而龙身出或一毛孔入而一切毛孔出乃至一微尘中入而一切尘中出或佛光明入而于河海出乃至天宫殿中入而于空中出此果难思难议者请释其旨吹万曰方网者费而隐也不入而藏不动而扬也此个正定自空劫以来佛出世时向落于森罗万象众生世界中久矣然森罗万象众生世界纯是一定体但吾人日用而不知耳经云菩萨入定出定者非入其定而出其定也乃入亦定而出亦定所以定之在东而东在西而西在方而方在隅而隅在天而天在地而地若居吾这里又作么生即吾之眼能见而耳能闻鼻能嗅而舌能味意能知而身能触一可以散于六一为无量也六可以入于一无量为一无入也一无出也而无不入也而无不出也我既如是则人亦如是根身如是则世界亦如是众生如是则诸佛亦如是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本自不可思议何必思议乎所谓那伽常在定无有不时也以此。

尔时世尊不离一切菩提树下而上升须弥。

或问经云世尊不离一切菩提树下而上升须弥向帝释殿时天帝释在妙胜殿前遥见佛来即以神力庄严此殿置普光明藏师子之座既云上升须弥而犹不离菩提树下则帝释以何为遥见又云何为佛来则殿置何所而座设何处也吹万曰心佛众生云无差别易曰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皇极经世书曰至于人则得天地之全寒暑昼夜无不变雨风露雷无不化性情形体无不感走飞草木无不应目善万物之色耳善万物之声鼻善万物之气口善万物之味盖天地万物皆阴阳刚柔之分人则兼备乎阴阳刚柔故灵于万物而与天地参矣又云自天地观万物则万物为万物自太极观天地则天地亦物也人而尽太极之道则能范围天地曲成万物而造化在我矣以是观之则吾人一身浑是一个华藏世界菩提在此须弥在此何升何离若夫身心荡然光明朗彻帝心之所以遥见也真空不二妙有全彰天性之所以佛来也有则不立一尘无则横遍十方此妙胜殿也起坐镇相随语默同居止此师子之座也遮那之身故如是乎信者自取勿生狐疑始得。

法慧菩萨说十住法。

金刚经云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当知是人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盖信此为实者即直信自心分别之性乃根本不动智佛也由信然后发心之际与佛齐等则五位一时兼备矣纵列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十一地总不离根本不动智佛亦不离实信之一时一念一法一行上而有也如王宝印一印无差谓以一心大智之印印无始三世总在一无边诸法智印威遍者也所以十住位中云集之菩萨则同一慧也所来之世界则同一华也所事之如来(则同)一月也夫住者立也不变之义也谓此性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因事得名以理成位也经云发心治地修行生贵具足方便正心不退童真法王子灌顶者此法中之事也名位也然历其名而不变者以其性中本有之法也故云住。

十行品。

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此有功用之行也于身无所取于法无所修于生无所度于佛无所证此无功用之行也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此法性固有之理盖人亦己也己亦人也能无己所以成己能无人所以成人其德若林木之荫覆因号曰功德林故十行者乃无功用行之一行也菩萨于此欢喜饶益则外无违逆内无屈挠彼此心无痴乱矣夫如是则能现行于一切法中而无所著故号难得之行也此难得之行即至善之法也真实之行也思大禅师曰三世诸佛是我一口吞尽有何众生可度此真实之行也与。

十回向品。

万松云巍堂磊落皆大丈夫相干戈林里拱身直过荆棘丛中摆手便行脚跟下无五色线舌头上无十字关鼻端无泥痕眼中无金属岂不是安乐快活底汉只此数转语

若体会得便可将一茎一念相应草于镬汤炉炭里医苦恼众生然众生无苦恼则道谛不生矣菩萨绝有情则悲智不发矣所以全俗是真白云影里怪石露全真是俗绿水光中枯木青金刚幢由是而持也亦由是而回真入俗利生也故回向者本无救护故能救护一切众生本无坏不坏故能显发不坏之实信本无等不等故能等于一切诸佛本无至处故能至于一切处本无尽不尽故能成无尽之功德藏本无平等善根可入故能入于一切平等善根本无随顺故能随顺一切众生本无真非真故能显其真如相本无缚无解故能成其无著之解脱法界本无出入故能入无量之法界以是之故故能圆融真俗起兴大愿以成悲智而不偏于静乱矣佛谓阿难曰乞食时至汝当入城要识七佛仪式阿难白佛言如何是七佛仪式佛云托钵去吹万曰欲知混俗之幢者当于此荐取。

十地品。

或问前信住行向菩萨各说本住法位说已即释此十地菩萨说已不释必待解脱月等三请世尊放光然后释之此故何也吹万曰地者实际理谛也世界未形而此理已具根身未相而此性先端世出世法无不在此心地中流出也故必待诸菩萨各现实信之根而好乐然后释之亦必待遮那世尊于眉间放出果光而证盟然后解之要知前位菩萨当位者止于十而此位菩萨后有三十七者何也盖心法至此而极等功川至此而会融所以三十七品助道之法一时现前矣然此地非权乘之地有渐次乃如来一乘之地无渐次也一可以散为十而十可以摄于一者也楞伽经云于彼演说乘皆是如来地十地则为初初则为八地第九则为七七亦复为八第二为第三第四为第五第三为第六无所有何次旨哉言乎。

十一地十定品至如来出现。

刹尘心念可数之大海中水可饮尽虚空可量风可系无能叹尽佛功德此古人赞佛之功德无量也夫佛之功德皆以智行力转其一切烦恼贪欲而成所以世尊放光令普贤入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三昧而说华藏世界者遮那之因果全现也文殊承佛神力而说名号圣谛复现百亿文殊世界者遮那之体用双彰也若有普贤无文殊则功行尽成有漏若有文殊无普贤则寂定皆属二乘故智行相融于觉体乃名为佛也彻始彻终俱是智行二法为眼目试观贤自得文殊之用而说十信是可与适道也法慧得普贤之体而说十住是可与立也此两者亦何外乎智行哉信住既坚智行已实则功德如林之严秘故能兴慈运悲而为十行是可与权也然信住行三者已备于性中是必有诸内而形诸外也复令金刚幢而说回向法位者欲人人回真向俗以利生也布袋和尚曰他的咱却原来就是我的你真俗自然会融盖由此也若夫十地者又何由而设之要知此地非权乘之地有渐次也此经自十信乃至十一地总不越根信中一时一行而有岂于此十地位里果置渐次之迹耶纵立欢喜至法云等地一妙性中一念固有之事也所以金刚藏菩萨所入三昧名一切佛国土性体三昧入此三昧时一切大众皆自见身在金刚藏菩萨身内并见种种世界种种菩提树种种诸佛种种师子座庄严之事楞

严经云是诸菩萨从此已往修习功毕功德圆满者正此义也然十一地者乃觉际入交等觉之菩萨位也有云此品在三禅天说其文未来予以为似是而非何也观夫十定之名如来自说十定之用令普贤说盖以佛自说显根本智之体也普贤说者显差别智之用也此以觉际人交之模范耳且此经自世主妙严品至十地如来但只放光未曾出语此表初发心人从实信起渐进五位修持只得如来之法光未得见自本性面礼真如佛也至于等觉位则我之自性与如来之性相接故于此品聊露一线也品中以普眼不见普贤者谓以眼见而不以耳见也故必定中一念然后得之由定而神通由通而得忍夫忍者如如不动也楞严云从干慧心至等觉已是觉始获金刚心中初干慧地故阿僧祇品以心王菩萨问而如来亲说寿量品菩萨住处品又令心王菩萨说总谓初发心时不知心由性生一向背性缘法到这里本无一法可得摄心归性则性为妙明心为妙慧全心是性全性是心依前只是旧时人也后之方画妙觉成无上道者即青莲华藏所说佛不思议法是忠夫何以谓之青莲华藏也谓心之妙慧曰华华之周遍无穷曰藏有是无穷之华藏始显佛法之不思议也得非妙觉者乎又普贤复说十身相海如来自说随好光明普贤又说普贤行此三品之义明示如来十身由普贤功德而成有是身故现随好之光明故种种光明遍照者终不越普贤之行也然行由智力文殊亦在其中矣以是观之此非住持圆觉也软哉亦非具足圆觉也软哉或曰既已具足圆觉而住持圆觉则文殊普贤互相问答其出现品者又何义也吹万曰此一品经单显如来从始至终之广大行愿广大妙慧周易云震为长男艮为少男谓帝出乎震也艮也者乃万物成始而成终者也故此经以普贤为长子文殊为少男正见遮那之佛德以普贤为行愿文殊为妙慧也所以如来常以光明灌文殊之顶普贤之口是遮那之身皆借之于功行妙慧而文殊普贤又自遮那之性而起也品中文殊又号如来性起妙德菩萨何丕显哉出现之说尽于是已经云破尘取经喻正见一切处遮那一切处文殊普贤也此经付佛真子者正见大心凡夫可以担荷处也噫如上所云特予之管窥以顺文立义耳若在衲子分上又不然赵州云有时拈一茎草作丈六金身有时将丈六金身却作一茎草用建立在我扫荡亦在我我说法即诸佛说法诸佛说法即我说法说即有若干不说即无若干我为法王于法自在吹万曰纵你遮那有无量之功德文殊有无边之妙慧普贤有广大之行愿不免云门南泉文喜三个老汉打的打赶的赶拂的拂一时揜出何以故只谓这里容你闲佛闲菩萨不得咦要得种种光明遍照除是有杀佛杀祖的手段便有担荷分。

离世间品。

法华经云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今云离世间者果能有出现之人而必离于世间耶古德云尽大地是尘劳门把手拽不出又云尽大地是解脱门把手拽不入复又云若知尘劳即解脱何必拽出拽入要知离于世间者正如春雨及时农者披蓑顶笠讴歌以耨之行者滑石滥泥颠沛以蹈之冬雪严寒乘兴者泛舟鼓柁优游以适之冻馁者含霜忍冽惨切以当之是皆同一界也一时也而其境各有所不同也离世间不离世间当



于此一决。

入法界品。

或问曰前云离世间而此云入法界不知所入之法界者是遮那之法界耶释迦之法界耶文殊之法界耶善财之法界耶答华严四十品经以入法界为宗余则为伴盖善财乃一念性起之心此心才动故号童子文殊者大智也智有三谓世间智出世间智出世间上上智品中之释迦摩尼者乃毗卢遮那之化身本觉明妙也华藏之毗卢遮那者乃释迦摩尼之法身性觉妙明也遮那而释迦者即无极而太极也夫如是则知遮那之全身为释迦之法界释迦之全身为文殊之法界文殊之全身又为善财童子之法界也所以释迦易遮那而往祇园依空而现有也文殊辞释迦而到人间从定而慧也善财礼文殊为始参之知识者最初净信之智也第法界中之五十三员圣者乃普贤之行门隐而修之为善财之心法显而证之为五位之法位俱在南方何也易以离居南离中虚又为心故必虚其心而参之得成心法也然而心法五位总不离众生根本烦恼相应心所故执心虚明纯是智慧名干慧地者即始参之文殊也十信位中善财童子至妙峰山参德云比丘见彼比丘从别山来即从真妙圆重发真妙之信心住也又参胜热婆罗门令善财登其刀山入其火聚而得清凉即入其烦恼转其逆境而证菩提乃安住无为得无遗失之戒心住也十住位中自在主童子者所修书数算印等法即得悟入一切工巧神通智慧门可见诗书六艺亦有成佛之种子此即心中发明如净琉璃之治地住也无厌足王谓善财曰我为调伏彼众生故化作恶人造诸罪业受种种苦令其一切作恶众生见是事已心生惶怖心生厌离此又是愚痴中有般若淫怒中有梵行即身心合成日益增长之不退住也十行中之■■■■舡师者住海岸上而有百千商人围绕此表能什生死海者即知法海中之诸宝也故号善能利益一切众生之饶益行至于十回向之知识皆是女身通号夜神谓此位乃回真入俗利生之位以女身者坤为地为女能以慈悲长养一切也又能归藏众类也十地位中摩耶夫人能为三世诸佛一切菩萨之母又云无量诸佛将成佛时皆于斋中放大光明来照我身及我所住宫殿屋宅彼最后生悉为母此即于大菩提善得通达觉通如来尽佛境界之欢喜地也德生童子有德童女谓一智一悲圆满之理也且此地修习毕功功德圆满慈荫妙云覆涅槃海所以告善财曰我已证得幻住解脱门见一切世界皆幻住因缘所生故乃至一切菩萨众会变化调伏诸所施为皆幻住愿智幻所成故也及到毗卢遮那庄严藏大楼阁前一心愿见弥勒菩萨乃见弥勒从别处来叹其功德现其神力示其解脱门复摄神力入楼阁中弹指作声告善财言起法性如是此是菩萨知诸法智因缘聚集所现之相尔时善财即得菩萨三昧住不可思议自在解脱又问弥勒曰此庄严事何处去耶弥勒答言于来处去曰从何处来曰从菩萨智慧神力中来依菩萨智慧神力而住无有去处亦无住处非集非常远离一切盖善财参至楼阁而弥勒从别处来正是等觉十一地中所谓如来逆流如是菩萨顺行而至此楼阁即最初尸多林中庄严楼阁也善财所以顺至弥勒所以逆流故云

觉际入交也弥勒复指再参文殊而善财经游一百一十城到普门国谓五十五位去来往返则是一百一十也文殊遥伸右手过一百一十由旬至普门城摩善财顶示教诲已还摄不现谓离其初智过是五十五位而还故有如是之由旬也所谓从干慧心至等觉已是觉始获金刚心中初干慧地正如古德云我当初未曾出家时但见山是山水是水出家后遍参知识有个趣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到于今休息之际山还是山水还是水也然而文殊劝令入普贤之行正是劝登妙觉之果海也所以善财参至如来前众会之中得见普贤身于一一毛孔出微尘数世界微尘数诸佛复入普贤毛孔刹中行一步过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世界尽未来劫不能知一毛孔中事者正见不思议之解脱门也故云如是重重单复十二方尽妙觉成无上道夫何以谓之普贤也夫修行人念念是道息息是真举动则万境皆如放下则全真独露永嘉云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纵遇风刀常坦坦假饶毒药也闲闲能如是则无贤不普无普不贤也玄沙云尽十方世界是沙门一双眼尽十方世界在沙门眼里诸人若透得沙门眼便可入得普贤身知得毛孔事吹万曰善财为甚么于毛孔中行过不可说世界而不能知一毛孔中事噫只为太亲切。

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

古德云觉得心放便是工夫不怕念起惟恐觉迟觉速止速二妙相宜知非改过瞿颜可师只此数语即懒安之牧牛妙喜之拽转正受之认得五阴主人也盖吾人之烦恼业识无量无边从劫至劫有不可说不可说者若在这里认得的识得破便可于一毛孔中现佛刹微尘数世界一念念中放佛刹微尘数妙光礼敬在此称赞在此供养在此忏悔在此随喜在此转法在此佛住在此佛学在此恒顺在此回向在此也或曰遮那不惜身命而为布施剥皮为纸析骨为笔刺血为墨书写经典既已剥皮析骨矣而能书写者复是谁耶曰吾人只为有我故此经不现今既剥析而布施其身则吾■■■■矣到这里全身是经遍地是偈一长天于秋水齐孤鹜于落霞从劫至劫手不失经从昼至夜无不书时也炊万曰一部微尘世界华少男长子关如麻谁识三七日中说却在寻常百姓家既是却在寻常百姓家何不朝朝书写夜夜捧诵噫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跋语

千夙世木主聚落鲜矣恼害众生故兹生得个和尚封皮而少病苦不作戒贤之梦莫感三大士之垂训耳蹉跎林下座中谁在支那来徙倚堂前门外未看闍黎笑只得将古人口头公案拈为自己臆地婆心总令人人脱落繁柯直取旃檀也已或谓曰怛问五千卷伯阳五千言尚不免布袋呵且叹也仲尼删诗定礼而叔山无趾犹以为諛诡幻怪之名闻岂以萋萋菲菲之说而欲宠乎山龙华虫之目耶吹万曰若非可以语道也彼狗子无佛性一语紫阳氏得之而有个中无人荐之题且刍豨之言圣人择焉子又安知予笔底之真如舌上之楼阁也与劝请诸仁勿视之以目而观之以耳始得与二世诸佛把手共行去。

一贯别传卷五(终)

跋

经云一切辩才光色清静犹如虚空是刻之谓也得非恒伽私陀波浚笔尖信度缚  
刍流弘纸上者乎复谛观所说要皆随顺世间缘起方便众生应得润洽调伏只恐齏粥  
蔬羹胡麻傅饩彼贪醯者苦怒者不测自然茶饭乃去此入彼啖而席嗜啜而蛀蠹矣倘  
有息意忘缘得饮食之正者能知甘茹与是刻结为知己润洽调伏自尔驯诣尚何性溺  
命沉而贪醯苦怒之与有方且如抱卵守鳞莫知其然而然也未可谅已诸耳目肯倾注  
否慎勿负斯辩才失己指南也可。

门人慧泽撰。

音释

慑

(丨折惧也)。

庠

(丨详学也)。

戾

(丨戾)。

踏

(丨集敬也)。

諷

(丨竹静也安也)。

傅

(丨博丨饩也)。

饩

(丨托傅丨也)。

怒

(奴锡切饥也思也忧也)。